



讀史亭文集卷八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記上

再遊衡山記

丁亥初登止拜嶽祝融頂有記今失

去集賢院不二里即為陳白沙胡文定二公讀書處
有屋數間略有樹不偉再即寧波橋再上有巨石沒草
中刻天下名山四字體砢落晉史學遷書又上有絡繹
潭環道傍衝流而下直至御班橋乃取他道登山水聲
甚激俱行石上橋左右石頗巨樹稱是御班橋而數
里舊有萬壽寺相傳宋徽宗遺蹟橋以得名夫徽宗
行且其時都汴尚未南遷當從玉板橋為是耳橋上

頽菴一捧茶道人臃腫甚少憇水聲灑灑如碾雷人語
咫尺不聞又上三里爲半雲菴今其蹟存矣再上爲小
竹竿嶺菴僧種王瓜紅莧桃樹數十株道傍又上爲大
竹竿嶺鐵佛寺竹樹頗茂自嶺上望兩山傍密林叢生
西爲上火場其東下火場俱有僧舍其下東望林壑森
陰聳秀客曰此紫蓋芙蓉諸峰其西則烟霞天柱諸峰
苦無樹丹霞寺丹霞本南陽山名以宛人鄧天然曾棲
其地故至今名焉餘則有詩記其事入寺飯僧種有黃
豆甫結角此南方所未有四年過此有老人年九十餘
今已沒化爲異物予初遊衡山詩中有云黎明偶過丹
霞寺九十忽逢嘉靖人蓋謂此也寺臺上望湘江盈盈

如練凡四五支紆迴亂山記水經注言湘水帆隨湘轉
望衡九面到此應轉一語曰登衡望湘湘水九轉惜不
令酈道元見耳過丹霞寺而上一曲乃有大樹蔭道周
湘南寺有巨泉液其下上書大觀趙岍題絕句一首名
貫道泉字淡以寸古人好名殊不似今人草艸也玉簪
花發寺簷下娟好可愛時羅克生攜雞酒觴客寺中有
造香僧剝木屑爲粉凡數人自貫道泉而上石磴乃峻
輿人趾與坐者膝相撞稍上即南天門門皆石墻中乃
病道人輿夫牛飲山茶無算迤東百步外爲飛來船船
嵌空架兩石上首尾舳艫俱肖人行其下其南下臨無
地岍石三層約圍十餘丈風吼篔簹簌簌人立其上毛

詩史亭文集卷八
髮皆寒此時方在三伏已似十月天岍藤如蛇虬相攫
拏根盤石窟躍而上與石爭怒熊開元簑雲鈎月四字
寫魯公少爲精道茅舍前芭蕉樹一株復西折又至南
天門南天門爲登祝融及入各山路口以丁亥冬曾一
謁嶽未及入山看各禪林今以爲恨此番願力專以中
山茅坪九龍爲主祝融乃其故物於是由南天門迤而
西俱下山路路上老木扶疎溪聲如瀉瓶秋蟬虫響如
急管繁絃淒切嘹唳迭進更番真是應接不暇漸離燕
市之筑聞者泣下越石太原之笛鐵騎北走矣未幾即
中山寺寺弘敞偉岍三面皆楹綠碧相輝朱門白砌略
如戚里竹大如椽可數千頭森森如壯士執戟列於階

下取水法用竹筒接山上水批其半通流又一竹直豎
鑿其節以受灌而下復以一竹臥埋地中復通其內與
前竹接滿躍而上又一豎竹貯而吐之徐引厨甕間法
共用竹三節其東西皆豎立其中納藏於土水行地中
其實行竹中匪夷所思矣飯畢飲月下倚徙堦前領略
色籟是夜七月十五月上最遲爲山所遮約可半天山
不能藏月月來山間與樹石烟蘿搖曳相浸盪如空水
晴雪澹冶難名覺涼氣襲人白露滾滾而下追憶曩昔
廟前歎熱不可當如此境界咫尺錯過不無伊戚也北
看祝融全爲月魄所攝如徑寸珠貯冰壺中洞澈表裏
絲理皆見是夜鄉僧空印即招往宿彼處以從客頗衆

憇於此夜半禪榻冷風水聲樹聲交度草窗如千輛車
過如駱駝園

音洽駝鳴聲韓詩載實駝鳴園

不可懸名一物因憶住山僧屢

爲予言山中六月每用絮被向乙酉客池州斜川山中
同劉伯宗約登九華時方盛暑伯宗亦云撫今能無慨
然次晨遊空印彼岼室室前朽樹作山數花點其上作
醬豆二瓮曝日中僧城東溫姓自丁丑鄧城爲張獻忠
賊破後流落襄漢間出家於茲予丁亥分藩永州來晤
戊子駐兵湘潭又來晤是時方冬賊氛暴至僧幾不免
今談之猶堪色變茲乃得一瞰其精廬言念往昔如夢
兼訊及故鄉親知爲之愴感茶畢看樹王者就衡
山之樹而稱王也乃爲榔樹僧以其膚外見呼爲赤膊

榔北與祝融峰對可大十圍高亦可十餘丈在羣山中
如巨人立羣小兒中跣足坦腹頽然自放意欲與祝融
爭雄且不爭雄不止者自樹王往茅坪水樹各如前間
行日中半崖懸岌業百丈私念若輿夫錯拇則此身便
爲澗下石他日應傳故事將至茅坪僧偏袒執香躬迎
道傍坐懸樓上層西窗外柚樹頂與窗平伸掌可摩然
下去根又且不下十餘丈窗上聽水如在耳然此水實
出對山坡陀去此蓋二里僧方發午鐘食大衆寺僧爲
予言寺舊爲桂藩香火故今懸榜示皆定南王國易主
矣門外野荔枝結果如渥丹約可摘數十斗午飯畢入
九龍盆盆背祝融身西泉九道濺沫噴珠萬山皆響寺

後一流猶巨吳僧寒濤談法華石橋凡五級乃進山門僧曰此九五之數也予曰若是則九龍旦夕且飛去矣坐橋上飲酌寒不能久耐輒罷去次日尋前路下山由下火場殊寂歷去此尺五爲羅克生石浪居數石頗瑰偉如睡象勦勦未醒海棠牙石縫中與修竹爭茂一石平如掌闊以丈計予謂克生曰此雲母屏也何以不華屋而空谷爲外史曰衡山當以祝融爲主而中山茅坪九龍三禪林次之予丁亥年旣專謁祝融矣此番雖欲不三禪林不得也三禪林者何居曰俱由南天門進進而西是曰祝融之麓與祝融親無如三者又聞僧言三禪林俱開自萬曆天啓之歲在明代始開山矣若唐宋以來刹觀及名賢所經歷如昌黎開雲鄴侯讀書之處俱在山南如火場下火場山之南路東西可望俱焚毀僧亦零落方廣路去此尚三十里舊傳林刹最盛亦敗於燹並未及遊然則南天門者楚漢之鴻溝也百年以前門外鼎盛百年以後門內崛起維山盛衰固亦氣數存焉雖然山之遺焉者多矣

湘行記

湘與瀟並著長沙而上統於三湘瀟不復名小臣於大不獨瀟矣湘之遊以七月十八日是日爲白露節亭午發舟風大作舟偏側簸水中硯盞旬砰時半醉反以爲快暮抵岼巖古祠下赭樹根半死赤膊挈雲猶二十餘

丈鶴巢其頂是日始蟬鳴自四月抵長沙凡五閱月城中尚有木數株獨不聞此物聞此令人作家園想晨抵昭潭遙望山椒瓦屋數間雲鬟霧縠通體綠染極欲扶筇覽其勝復匆匆不果回颺枉渚行十餘里輒昏黑蘆中蚊如虢螯慄甘人亘宵不寐次早風利耳邊微聞謾謾之聲兩岼山背如走馬荳蔻花盛開朱房紫莖綿君遷平仲間如結襦稱好合矣連卷案衍或如覆鐘如欹甌如百萬獼猴渴飲沙際接臂引跣其猛者如六駁之搏豹爪牙怒張齧齧躡駁獨不偉造物生此爲南岳作宿衛物無兩大顧不信歟同行多米船以飽邵粵健兒詢之長年自丞相駐星沙來三年於茲矣計漢建元中

出師嶺外用遏蠻方樓船伏波諸人罔不取徑於此則湘江一水固南北戰伐之喉也古之有事安南甌粵六詔牂牁間者潭其要術歟五代馬氏以茶鐵致富強小朝廷數十年與劉隱高季興等相終始又吳芮傳五世長沙定王徙春陵後徙南陽遂啟世祖不謂地氣不可也亂後居人尠間有頽垣菴閭叢生遺民俱住山後秋雨晦暝彌望構蠹惟見短狐夸猶屬玉飛鳴而已宋大夫曰悲哉秋之爲氣也此語施之於楚尤爲難堪舟中無酒筮鼓外無他物客况索甚獨其山靈眷戀雲物追隨自登舟來山未嘗頃刻離雨亦未嘗頃刻離安得謂山水無情哉水或清或濁如行河濟間解者曰清者近

山細流與石帆水松相映帶久之汨矣總之是湘也岍
無不山山無不樹樹為枿櫨為椳櫨楮柳樹無
不鳥鳥為鷓鴣為孔翠為山鷄其他猿父獬子不可殫
述樹間有竹竹間有花花間有雜草碧者丹者聖者綠
者互者不辨何名亦不詳其性情或曰是王芻留尼揭
車射干之屬矣予曩庚寅自粵還開舟桂林由此過時
隆冬坐小鬟擁一舴艋竟不知湘乃如此以廿五抵衡
州噫予之負湘也久矣抑酈道元曰瀟者清溪也如是
則前云瀟湘二水或妄也

遊飛來峰記

是日晨起騎黃騾勒武林門西直抵昭慶寺謂青樵買

小舸貯鼓笳瓜卵諸物謀慧泉釀一甌舟子策行歷數
湖勝幾其一中獨不及飛來峰予乃指西山森邃有巒
嵯某某舟子知不能匿具以告因撥棹向六橋取涂之
從而致之茲是時方盛夏菡萏競裂紫莖綠房窟窀苞
珠綽約便娟令人意迷過斷橋鼉鼉溪穴梁腋槩行急
不及讀忽有雉戛戛突蘆葦間綺頸袞背卉沸鼓篁去
登岸半里遇老儒黃帽皂蓋踉蹌而來問其姓名南陽
舊太守汪公子避齊魯亂來此居山麓下將二年矣予
為惻動汪治宛多惠政予垂髫時及耳公名乃傾壺與
之酌遙望楔題大書心喜欲狂蒼頡僧拉與之偕西行
不數武水聲潺潺液丹崖綠壑間丈許孤塔衝北道立

予戒僧勿言然已知舍此當別無所爲飛來峰者側身
徑入石狺瘳怒如不好客主人作要遮固拒狀度狹
斜盈尋石乳浸浸滋沙決踵寒風衰颯栗人全不似五
六月時忽一蟬喚絕杪伺之亦不見飛颺竦軀弄枝如
投梭機上舞絙索間快哉鼠誰復易此者欲登絕巖殊
榛蔽之西行有石洞自下望上罅隙蒼藹剛容尺天僧
爲予言數年前有採樵人悞墮者竟亦無恙出僧乃指
前塔云是智果藏舍利處且言此石根因乃天竺小巔
飛來者予不爲辨太氏石之舛互奇詭如寒玉古鐵以
骨勝寸膚不著雖高偉尚不滿志然蒼鷹到此弭毛互
猿臨而眩視矣巨靈老拳胚胎域外僧之言是也別去

入靈隱寺樹大數十圍捎雲礙日木魚響經聲出杲愚
稍進寺門石柱鐫貝文乃大宋南渡建者精楷如拭稍
損犖确坐是愈增其古日斜曛前僧仍送予過石下得
讀董思白楮額泉聲月色之句取進路歸攜酒盡矣與
客入肆中酌大斗而散湖風清切後乃颺颺大作棹返
蘇堤北舟裏荷葉中幾不能行久之乃得歸

齊山記

出郡城門遙望山色剛一握已行秦公堤湖草荒芊如
烟有薙氏刈去云將朽以康田者如農夫之畔勿或斲
有孤磯跨湖中草樹茸茸如毛甚可亭負擔者鬢插映
山紅花迤邐二里柳容澹冶旖旎如麗姝高眠微聞薌

澤觸人欲醉予既帶醒到此蓋時復一中之抵山址稍上見巨人跡長可盈尺淡涅石膚中以寸三兒慎甫五歲嬉其上能解語耀我下有洞苔蘚剝落風穴窸然出未及穿入客曰待下山時補遺箕疇阿衮示趨捷先我輩往從下眎上目突勒意甚得再上為翠微亭輿記翠微亭在齊山之巔殊可商此去山椒尚有百十步爾雅注山半為翠微建亭者固已得之輿記訛襲耳因私念此山緣唐刺史齊映得名猶之廬山藉匡家兄弟以傳當其在周唐前不知幾千年如女子乃貞未字既遇二氏人遂以此歸之而二山亦聽焉今二氏安在哉山猶斷耳封髮瞿瞿焉為伊人稱未亡也山陰類地道也於

人倫為婦從一而終二山有焉又有洞在亭左口踞三老儒饗胡牀上塞我路笑曰此殆張公石笋耶取道下聞度曲聲數駟僧鳴臂傳觴一少年褻赤履於側相羊矍瑜若無人狀客曰此學莠兒殆肖子也予倦甚假寐脫扉中懷作酸生平苦酒此為最於山靈無緣不得淡交愴矣大氏此山以石勝石亦堅肥礫礫然少欽崿嵌空者樹復不滿人意李元方嘗刻石於有待巖謂齊山大小泉凡十一而半巖為勝巖辟之號凡十九而有待為大巖壑之號凡十九而上清為最洞之號凡十四而潛虬尤清遠是日似都未見予遊謂何記以俟他日客為皖之張玉華以青囊業旅秀山門外當予輩躑躅石

橋悵登山侶斯人應諾而往談九華甚劇山中曲折皆知之噫是豈賣藥之人哉

杏花村記

舊址去城可二里猶是郊垌也繫以村名殊不類往有亭今爲弁鉞斧以克薪屑礫班班石砌似兩月內事上有額模古杏花村四字欹側頽垣間如醉客搖曳欲臥杜公刺史秋浦時故城固不在此耶抑公之以九日登齊山也賦詩峰巔有曰江涵秋影鴈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是曰翠微亭今其亭乃在山腰父老相承沿革舛互而又何疑於茲村乎母亦捃摭故實家意存景仰往往於昔賢風槩流連之跡不於其舊遠而偏於九達焉

取償之亦是一病獨其所云古者則固不必有疑於今已先是出秀山門行窪塍芊草中茗戰三聖菴淡菁作壁白菘滿畦日氣茶烟沈簷篆午殆不知身之爲客也已入古佛寺松杉無數多百年間物濤沸雷輶俚啼狐嘯森森栗人肌骨理池王孫較閱戟臺距茲尺五禮佛出乃得一看是役也杏花村爲主殆始終於三聖菴已

湘山寺記

寺爲無量壽佛道場在全州西郭外自湘北涯緣山根行見山巖從而施剝如蹲象如臥龜如螭蛟相怒攫如鸞鳳翔如懸閣遺構絕僻嶽嶽欲下爲勢不一大約山之以骨勝無如此者行石砌可一里入寺門甬道光滑

平澗遙望棟宇氣槩雄整想見香火盛時奔走如流泉
千官曉仗列戟建章宮耳妙明塔在殿後最高處夾道
蓬蒿穢蕪虫聲草籟交响東西兩廊各一弓二門豐碑
如林飛閣淡紅遶山腰佛堂穹窿幢幡綈綈稍後即爲
前塔塢下爲無量壽佛遺骸黃袍漆面軀貌甚偉皮燈
光煜煜危坐頰首撮笠銜額如欲落者千年於茲矣按
內典佛出唐武皇時幸不在鳳翔恐昇入大內爲潮州
刺史增價耳登塔甫三層風颯颯來木葉黃者丹者不
知何樹不及上下坐樓間茶與僧語念十年兵火彌天
燄劫金石火化惟此老殼得免焚割詎不謂佛力廣大
哉且皇帝制世服色丕變緇流乃不改舊觀人亦有言

出輪迴之外者是耶非耶九江以南沿湘山無加於全
者永州乃獨以柳子厚得名無量佛不得而爭之此又
文人習氣所以終墮黨人與毀佛之昌黎同一機杼而
不悟也順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五隨定南王入粵札營
城西之五里帳中記其事

遊九仙觀記

觀在嶽廟北十里靡迤北折行田塍溪流間蜿蜒磳确
不可逕西望嶽峰歷歷都可數但不見祝融爲近巒環
拱最高者反失所在若是千里內則所見惟祝融耳北
望水簾洞瀑布自頂飛下皚皚方畝如積雪如層冰與
石相逼砰礧作霹靂聲感粟之氣射人百步外熱客到

此如對玉壺道士為言是為朱陵洞天鑄瀑水石上為水所激濺不知若干年字形楷模固無恙時日正午溽暑方熾未及遊不數武入夾道兩山皆峭壁中通一線道礪礪皆石子平溜而下可二丈無齒級乃下鞍扶肩而行將至觀猶不見觀北林深處茅屋數椽意中欲定為觀殊不類兒子始起已策馬先馳觀門投鞭樹下予乃悟觀方在西隅短松修竹蒨蒨芊芊時乃七月秋桃約數十株纂纂將熟山門前碧塘泓然荷葉如蓋荳架麻圃俱開花娟嬾可愛入座道人乃以山蔬白酒飯啖客抵下春道人為言此間蚤不減郡邑前鄉僧為我言山中無蚤者何妄也抵暮即堅臥帳中聊避其鋒漏甫

下雷雨大作列缺煜煜照屋壁瓔珞葆羽皆見予私擬此物定當退舍披衣而起看山中夜氣簷風殊厲汗體不可當復寢次晨爽霽異常時道士策杖引看懸崖在觀西南趾草露未晞朝暾曛靄懷新可佳洞裏可容十笏石乳滴下如簷溜約略似鈎鈎朝陽洞之類而讓其大前此埋沒幾千載逢今乃開生面道士又為予言此觀肇於唐曲江張九齡遊後名乃滋盛今九仙壇石乃九仙飛昇之處見道藏與名山誌又其石槽石牀俱有宋元年號真蹟而樞密院學士孫沔題額字畫飛動猶道逸流泉潺潺自觀東北角來繞菜畦瓜棚而行嗚咽不去先名為劓石作方孟潞之斧薪作養不費汲綆殆

釜鐺間物耳欲求水源路乃槎枒蒙蒼不可行遂止聞其上舊爲武當宮廢址猶存道人蓋曾一至其上云彭子曰道士在先朝遊公鄉賢豪間掉三寸舌爲人解紛鎖鋒鏑蓋一二數矣旣乃棄而不居不肯顯名於世逃而至此心亦良苦顧又手闢荆榛揀瓦礫起九仙之後爲此觀表其湮沒此意豈直爲九仙而已哉正恐李鄴侯他時晤子應悔曾多一出不曾拜公床下耳道士青州人李長庚撰有九仙圖說茲不盡詳

遊慶祥寺記

寺在鄧正西四十里東面文水河有石梁甚壯明高祖唐藩王孫建梁之西有古槐二株幹可十餘圍蔭方畝

下舊有茶菴今圯迤而北折即山門壁半啣於水門內有銀杏樹其一高五丈不結實一可二丈餘結果如顆蒜纂纂與枝葉相虧蔽老僧云此是一雌一雄每微風扇動花氣薰蒸則成實果中之有匹偶者大類禽經所云鷓鴣之類以目交矣稍上檜柏如柱紫薇參其下根發石堦下如巨蟒膚如赤膊無皮人爪之以驗其動靜全體皆簌簌欲舞予向年遊此有句云紫薇知痛癢銀杏有雌雄蓋謂此也佛殿三層在昔二十年前金碧琳瑯近經兵燹僧生死去住靡常稍殘缺不復舊觀矣住持朗然爲我言曩遊南海及閉關隨棗山中事甚悉然脚齒衰不復能遊多應老死此山中耳意殊淒然予聞

此言而感焉自念二十年來碌碌風塵無晷刻暇流徒
亂離周回萬里今日得以投閒之身營老菟裘方自愉
快何僧言之柄鑿也語未闌陳敬盤攜麥釀一大甕呼
蘆筒飲之予爲諸生時麥秋里社慣多此物爾時年少
豪於飲一日或兩三醉以冷水盥其面即解以爲常自
宦遊後不嗜此久矣因與敬盤復一大醉時將夜半坐
佛基上見星辰歷歷可數鷓鴣鳴鷓者俗言榨油郎一
名鳳凰阜隸四五月間夜鳴村樹一名夏雞凡所巢處
不許其類更巢蓋隼類也尤惡鴟鴞阜鴟諸惡鳥呼羣
逐之不懼誠羽族中獬豸矣於沙門護法最宜晨起盤
桓緣娑上看晴沙回谿頭涔涔痛夙醒未即醒僧爲談

寺往事指石梁歔曰此唐敬王布施凡費萬七千金僧
祖譚性守其成先是王無子會一日王坐堂皇見此僧
袈裟杖履入端門竟入宮問之不答未幾閹者報後宮
某宜男矣是爲端王享國最久此事載皇明小說中可
見果報之說非盡荒唐僧乃爲泣下曰君不見此穹窿
如虹者橋乎今王孫舊邸化爲灰劫咸陽鹿走姑蘇臺
空古今同歎而不能與國君俱亡有如此橋則在當日
安知不以爲無用而聊復爲之孰知天步雖改細物常
存後人猶得指名之曰此唐藩橋也橋一日而在是唐
藩子孫所借之以傳也且橋至此百五十年矣老衲相
傳凡三經水阨甲午爲甚乃有數板落水中者繼此而

興之豈止爲一橋哉予曰志之此一說可以存慶祥矣
叔度園小記

叔度別業在白水之壩距郡城三十五里屋東有古橡
數十本虧雲蔽日枯枝老硬如龍虎骨班鳩蒼鷲巢其
上喧唳殷殷人語近不聞皮幹溜雨積霜蝕銅土鐵輪
困可四十圍是三百年外物無疑迤而北多小塘隔籬
即菜畦綠縵爭茂青槐兩株復不減前樹陰陰作車蓋
井一枚百步外聽轆轤之聲令人作灌園想稍西折入
門琅玕森邃有紅花綿結枯柏上高可二三丈爲赤黃
色如芙蓉如槿如紫荊不可名叔度曰凌霄花也予猶
不謂然疑是祝融峰下石壁秋海棠爲善攫者移來明

聖湖上飛來峰安知不是天竺國一小嶺諸雜花稱是
紅蓼尤奇叔度曰此非水族當別是一種以待考書幌
皆精絕案有銅餅古色蒼鬱不辨其爲何代或曰漢諸
陵中物或曰秦政驪山下所藏者千年爲金銀水晶之
氣所攝本質盡矣指以爲銅恐不受予曰叔度藏之神
物當自有知者異時波斯胡賈片颿從海上來攜方物
入貢叔度出此以質之是燕昭買駿之日也

東郭看桃花記

鄧昔稱桃花國也自癸酉寇亂且廿年頓擗荒餘種桃
人無復在者城東隅逼湍河土黃墳坐河壩居民稍有
存者老樹婆娑逢春輒發含香泣露紅霧羅披遊人馬

上見之魂醉然俗物敗人意者花亦路人遇之輒無他
奇一日刺史陳頑龍自郡城來謂我言有桃花在某塢
距河半里為訂花期舉網獲細鱗數枚攜釀一瓮往觀
三里外望之輒癡忽見殘籬梨花數株如號國夫人蛾
眉淡掃開且落落且欲盡予為策杖問之曰是不與桃
花爭妍者也不幸與之同時素魂寧馨熟客不問為之
歎息乃少坐招提中茗已返轡渡河未至百步有美人
袿服靚粧珊珊來遲報客曰幸托弱質流落荒干鉛華
將謝老去誰憐不意明公睠焉念及惠我光塵言既淚
下血痕在衣客曰此處何得有人予與客相顧恍惚忽
失所在咤曰此非王弼之塚則干寶傳中父婢之墓也

鬼物哉良久與客下馬展羶徜徉其下桃約略百餘株
開落如前所見梨花刺史與予不能作一語意蓋為桃
花所攝醉而歸夕陽在馬首間矣同遊者為錢塘沈國
菁大梁賀人龍刺史名丹淮人也

大水記

水發析酈以後六月十八夜至臨湍城乃徂尋出岍四
奔南佐以刁河猛迅過之平明西城遙望彌數十里勢
欲粘天略辨村樹人家結短筏木渾巢其上繫老樹或
立危墻高塚號咷之聲與澎湃相鬪牛馬野豕鹿裹波
浪中枯楂腐薪俱下人家京坻種種無遺間存者墮泥
沙中不可食瓦屋皆飛無完堵閱三四日水猶没人腰

婦子抱樹根啼無釜甑處先是西城石橋爲水啣如怒
龍蜿蜒猙獰石板片片而下如落葉頃刻盡矣聞長年
宿河下者云是夜三鼓陰雲靉靄中見上流如巨人可
二三丈高列火如炬又如曙星拖白練如長虹橫亘而
來或以爲水頭或以爲龍神夢中驚愕不辨何物乃反
顧昨宵舊舫舳艫已在樹杪聞之長老言自崇禎壬申
此水再見矣順治十年再六月二十二聊爲小記記之
書畢復大雨如注

獅洞記

從湘山寺左掖登山石磴盤曲竹尾松鬣連蔭道周從
東岐得慈慧菴菴前茶樹枇杷各帶娟膩撩客後圃菘

蔬約百本南方少此因想見家園呼僕挹山泉煮菜汁
嚼之門人向日葵供胡餅堪一飽北驅一再轉乃見獅
洞殿刹嶺岬錯立碧髯映林谷跨馬行簷篔中楓葉微
醉拾級數武乃登閣穿閣入乃觀所爲洞者魁然者石
耳一穴豁衍欲吞衆山殿閣適梗其喉口中乃磚甃瑩
潔如掃有鼻孔上見天吐舌蜿蜒數尺束炬小門偃僂
乃得進濶然如一間屋時衆客已入獅子腹中腹中乃
見水乳石二座結成佛像酷肖佛亦在腹中距無量洞
天不遠笑謂此豈舍利藏身處耶冷甚不能耐乃出與
衆客撫掌大笑過望幾不免獅子口哉沿壁看題署與
其歲月茗東角樓遺有龍眼殼念是定南王昨日舊遊

處大殿俯前崖顛側欲隨爐火烟寒唯聞山中亂嚮壑
濤作怒學獅子吼而已客爲粵臬司王鼎鹽中州禹峰
某記

鳳凰山記

乙酉二月廿七泊舟此山之陬晨興風遂厲舟子告不
可行復一意待王九玉日且亭午蓬軒遙看山色茸茸
僕人遂藉他舟陟西岼山在東不欲易竟也行市中時
雨初霽濘没人趾見魑髻貌渥漆作縛袴狀溷渠阨石
道之左右爰登舩艫得石梯即上山路多松根斧痕猶
溼木梯錯石蕊間凝悵久之東望孤磯立江中即寰宇
記所載板子磯是也一名反秦粉堞隱雉閣其上私念

是昨渡曾經地幾失之今得一爲領略目應無詛吾脛
東南一山腋林木甚葱菁青碧欲溼人衣百步外其近
磯者似墟落樹皆蒼疎如冬宗生族盤不辨何種大似
并州二月時登絕巖乃有松二三株此山差威儀坐是
然不能爲此山保已日泚漾與江相射魚舳可數十織
紅波客曰此俱網河豚時春月甚珍之能以身殺人者
也按本草一名鮓鮓但用菘菜萋蒿荻茅三物煮之亦
未見殺人者土人固應解之委蛇叢篁見一夫控候露
田風起蘋末予謂客曰妖姬頑童冰綃霧縠飲烽嚼鼓
風生火山出客曰雀舌雞骨白苧竹枝鼠藤鹿藿雨蓑日
笠維時九玉哈然笑曰前說近壯後說近幽壯苦喧幽

苦寂我則衷之時崦嵫從北道下見二人晉巾碧飾四
肴核飲酒右數武乃得菴甫入門聞碁聲髣髴子瞻在
白鶴觀九玉阿郎八歲如小猱緣石筍上折桃花一枝
歸

遊巾紫峰小記

歲在戊戌正月十六日僧諾諾爲予言巾紫峰之勝訂
遊侶若干騎驟穿衡山城內出望岳門門墳起傳爲昌
黎開雲處門外市屋聯綴歷歷如星置虎落雞棲花猪
子纍纍或臥或喧逐不一處人屋角種葱蔬南方霜力
薄厥類繁殖似北方三月時西南半里即山麓石梯層
疊盤紆夾道多長松山腰風甚厲望湘江如帶城如弓

烟林巒嶂如小兒痘砢砢然又如陣雲輪囷疑有精甲
百萬藏山谷間欲出山頂爲真武觀觀三楹僧寮湫隘
僧燒山栗煨芋懸榻炭穴中吳衲破門吟一絕予以寒
疾初愈憊不及和下山尋舊路兩骭酸瘠若不勝軀手
拊奚童著狐裘墜然而下坐輿中夕陽在石壁間矣同
遊者爲閩之黃抑公衡協高將軍及前僧諸人禹峰曰
巾紫峰者衡岳七十二峰之一也予自丁亥遊楚至此
凡十二年住清涼寺最久初不知所爲巾紫峰也知之
自諾諾始即以諾諾爲此峰五丁可矣

郴東桂陽小記

郴四面皆山東尤劇至羅漢嶺斗絕橫亘霸此山嶺半

東望烟霧蒼茫疑有百萬騎竈其下俯察之則柔蕪如
掌田界歷歷如楸枰局一溪滌洄如練紅樹渥丹彌漫
川谷憶曩年癸未走太行出青山峽纔出山門遙望共
城一帶騰騰白雲芊眠無際久山者忽見平壤如遊子
歸故鄉如行窮漠海外忽見中國人則大喜過望至赤
石司夕陽殘霞萬山如醉新月出東山下峰巒可數桃
花嶺無甚異至文明司山復怒作態如羅漢嶺而詭譎
過之坐筍輿緣猴路行陟澗上殊不堪下視令人魄慄
石稜如劔戟古木槎枒但聞亂石流水潺潺作聲急管
爽籟疏越玲瓏密蔭重匝樹如巨蟒疑鬼欲出呼之或
走上則輿人脰搪車者顙下則車者兩手如握槩兩跣

鐵立厥躬如壁竊意用力苦於負者十步一折坳五步
一斷橋曰七里坑曰八里澳立名不雅馴不足記記其
險陜軋茁而已山前後皆獠居材勇喜鬪負藥弩長竿
數百羅拜馬前今皆爲我用捲脣一沸山石皆裂離桂
二十里復見籬落屋甚偉面水一曲石頭伸出如虎豹
蹲如鼉鼉現身隔岍爲太保里坊額儼雅在空山中里
人榮之事在明代成化太保姓朱名英兩爲秦粵制府
見國史云禹峰曰山以險著曰蜀道曰孟門曰井陘衡
以南不著焉非不著也大江以北爲英雄王霸所必爭
之地戎馬戰場人耳而目之故險焉桂居楚南炎荒之
徼名王起以省郡爲向背甲馬將相不至故險不及焉

然則桂陽山亦不幸而不生中原齊魯其險不著止以產仙佛見長也亦不得已哉

桂陽西石洞記

洞在邑西十五里官道南二弓遠望之層氷峩峩如雪山石逗青靄中由石徑盤屈而上礧礧砢砢苔滑履不任受抵洞口仰視皆甃砌爲雉堞形旁一小扉扃鑰甚固洞人他出僕子有力者手大石斧之久乃啟燃炬入即聞中暗泉瀉瀉如瀉巨甕堞牖寬豁可容二千許人光透入可看半里上懸石乳如蜂房下垂大者如金剛杵再大者如車輪皆乾燥下流水潺湲如促織鳴如搖環珮上下左右可二丈深不知其幾里水源巖委與之

俱聞山下人言土人避兵其中約略貯數萬人牛馬雞豚諸雜物稱是二里外復有兩門皆外狹而中濶數折然後達洞身即無人守外亦不能入爲山澤通氣洞中以為室家恃此也三里外水啣石爲澤距數丈必假小舫然後渡厥深無際前讀貴州邸報云王師克某洞中有大舟三隻初以為異觀此世人多可少怪見駱駝以為馬腫背豈不固哉洞中遺穗陳倉柴床竹籬狼戾兩崖下皆亂後人去所餘者因思此中若乘鼎革不出但多積貯其中老且死何必都聚哉顧天下無常不見天日之人故入者出之此山遠近百餘里恃以為長城賊去則甌脫之間兩桂間如此者尚有數處爲猺民祖業

則不復以我法治之歷運會陵谷而不知有兵革之事者也由是觀之楚以南山川邃奧綿結到處是武陵源今之世豈無有不知晉魏其人者則此物無怪也又山民爲予言此洞在成化中邑中丞朱英疏事用緝以備不虞去此十步廟門石刻云元人避亂之所推而上可知矣然則桂陽當東南楚尾扼江嶺之喉爲閩粵右臂中州山川平易芊眠殺伐之氣至此且終若大亂值英雄逐鹿時中原爲血國天若不生此等洞壑於巔崦截業中爲子遺寄生之鄉則人類無遺種是大造之不仁也恐天地之奇有不盡於此者予爲此說亦猶洞中之見也同遊者郭師古二子始起始騫遊擊楊一光也

沅撫軍古柏記

今皇御宇之十五年王師三路進取雲貴南楚撫軍袁公帥四將軍闢武靖沅州則沅州之開自袁撫軍始也沅舊爲撫軍治所榮戟所駐綰轂四省兵燹後朱薨簷牙化爲瓦礫一草一木非復舊觀撫軍至芟除蕪穢丹堊聿新廳事東偏有古柏一株銅幹鐵膚如虬龍攫拏轟轟干雲顧而異之會方治兵滇黔軍書旁午往來驛使一切飛輓士馬繼屬不絕於道倉猝無須臾之暇與賓客偃仰其下歲在庚子余以朱陵兵巡奉滇藩檄過沅謁公且宿叨公知三年於茲矣公遮飲後堂歡留彌日時仲夏廿七日也坐中因及地方險隘及山川風物

約略舉似以恣劇談公指東近墅曰此中有古柏一株
距此尺有咫曷一往觀之此千百年物也余隨公步趨
東廊外果見古柏如前所云因爲公觴其下審諦良久
不知何代大約自有沅以來便有此柏或柏在前而沅
名居後亦不可知則爲酌酒而問之曰昔張儀爲秦脇
楚黔中地今爲沅幅幘幾何且此地舊屬黔後爲楚莊
王孫躄據而有之遂稱楚果在何年又尚書所稱七旬
有苗格今之苗壘見係何處且漢伏波及唐柳節度諸
人俱立功此地照耀史冊當時從何處進兵何處成擒
柏耶爲我言之於是袁公浮余大白曰此事固應柏知
之耳當爲我記之且以賀此柏之遭也乃援筆爲之記

歌曰維沅有芷今又有柏虧斗蔽日今氣蕭瑟南望邵
陵兮名伯有棠讀三閭之遺書兮蘭蕙在湘此柏爲之
中立兮乃柱石乎南楚惟撫軍之威德兮彼銅柱乎是
友

讀史亭文集卷九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記中

遊浯溪記

已亥六月余以校士卒入祁會分藩關東胡公亦至訂
遊浯溪公飭行廚治酒茗先之肩輿出南門邑新灾瓦
礫焦爛人處煤炭間沿湘西行岼多苦竹虎茨人家煙
蘿中種胡麻木綿大似江北風土時天亢暘汚邪龜拆
塵沙滿面可五里對岼石壁嶙峋下俯碧潭山勢鉤連
或如斷環如渴猊洲石作虎豹牛羊形厥狀殊詭輿夫
曰浯溪也甫至長年具小舠艤北岼待久矣邑令燕山

孫兼符導而前水面可二弓躡衣上不數武即見磨崖
碑碑非碑也崖也高二丈濶如之上書元道州中興頌
顏魯公書石字大如桴斗威重難犯如細柳之軍中有
十字磨滅漫漶時久搨者衆碑四面皆有小碑碑亦崖
極多南宋及大元時題額大都瑣細潦草鮮佳者倘石
有知望中興碑汗浹踵矣低徊久之攬身石硤南向東
折復北面從石梯上得窪尊亭亭新創四楹傑立風來
欲飛去余及二三遊侶酒其中看窪尊形如白為牧兒
石子時杵似新鑿者亭東南嶺樹虧蔽不及遠望惟西
北堪遙睇下瞰可數十丈山骨戍削令人目眩因憶古
來帝王盛德大業必歌頌垂之金石以彰不朽茲巉然

巖懸者非天寶遺事乎嘗讀史見唐家天子以出幸為
家法自玄宗始也其後幸陝幸奉天幸涇源而唐祚以
移故以靈武而言中興則中興之變也道州詩中有頌
而無規是一恨也毋亦哀定微詞漫郎故宜云爾乎至
魯公以希烈之變抗節不屈與張許爭烈其人自足千
古况重之絕筆耶嗟乎靈武已矣漁陽之羯鼓已息馬
嵬之香魂久散晉陽舊業已付斷燼寒煙不可復認識
矣而南楚荒徼山角水涯之間尚有巋然片石蛟螭糾
盤經千年風雨不散為墨人騷客臨摹傳流於天下後
世之書幌雲屏欽為璠璣令後之觀者感慨歔歔如遊
天寶之世則文字之所關誠大於帝王曆數哉如是則

中興頌曷可已也四坐客愀然不樂謂予曰登臨之際
興會之所乘也古興亡不一國止有江山無恙耳君何
見之晚乎予亦不復置辯焉作下山計矣從舊路西趾
大樹蔭畝腰如巨蟒灑而西又轉一臺得佛寺中種茄
瓜有石柱鐫云是道州舊宅因顏書前人並立二公祠
今貯金仙不為二公有矣出門東行魁丘墳起暗泉潺
潺雜木葱護微逗石梁僧曰此即浯溪殊不稱其志氣
天已暮遂登舟歸同遊者為關東胡公養忠潯陽孫令
斌予二子騫奮隨侍其約遊未果者孝昌戴生天恩也

飛雲洞記

黔山多童樹不及寸石亦頑自沉入鎮遠可四五百里
皆然疑黔山止此矣偶鎮遠北道傍忽見山半壁如墻
堵百仞嶙峋色態青綠結陣而來馬上神駭同遊者曰
此即前所云飛雲洞也欽欽歷落萬山飛動予驚悟曰
何奇怪乃爾城濮之役一戰而霸何求多為先登者呼
曰此中大有物盍先內而後外為拾級而登朱門照耀
時官題櫺折而上有巨象一軀可十餘圍自山椒頰身
下捲鼻與簷牙相鬪雌雄未決若有待者又晉一階為
平臺爽塏如飛樓數間濶可數丈下臨絕壑有石欄為
遮欄外三峰肺石鼎峙山額溢出飛檄四蔽懸瓠下垂
乃族光怪樓中左右壁大且瓌者如陣雲戰馬劍戟相
列如怒獅搏豹有鳳翔者有鸞舞者其慧且黠者如獼

猴數百纍纍引手飲澗下如鼯鼯跳躍追逐木末如鷲鳥愁胡攬身欲動其樸而定者為甌為釜為尊彝為胎銅為珊瑚或族荇藻或結芝蘭或圓若壁或半若珪種種不可思議洞中兼而有之嗟乎此明堂考王會圖也又折而右有巨蟒塞路猙獰矯首而出石梯再下數武又有一小洞水潺潺流出石乳亂下其詭譎欲過之聞此中二三年大水湧出輒出龍一枚以為常噫龍神物洞龍宮也變化不測故應爾爾易曰雲從龍非誣也寒神酸骨不可久留尋前路下審視門外半壁大約與門內所見相勝不相學難為兄弟石唇掀舉窳然穹然乃仰觀門前古柏高四十丈磬錯離奇似在漢孝武以前

唐蒙相如所未見者與柏正對山腰飛泉一股瀉瓶而下不雲而雨灌田無算旁渟為古潭惝恍若失久之然後始悟黔山之童石之頑蓋有由來殆此洞之故乎此洞尤物足以奪造化之巧罄天地之藏矣彼山靈者尚有餘力以飾諸山哉昔夜郎王謂漢使者孰與漢大即此一洞觀之誠哉是言又予嘗思扶輿精靈所鍾不在人則在物黔中地自莊躋闢以王滇誕為名賢供上國之用者絕少為此洞所奪無足怪者吾行天下多矣洞之奇未有如此者抑何偏生此於荒陬蠻裔之鄉乎若置此在中原五嶽間為人耳目近玩反不奇矣抑王者不貴異物宜秦漢以前之君棄而弗取也嗟乎自孫渠

負固黔滇萬里隔聲教之外者十有五年矣今六師式
廓盡有西南之地此洞欲自外於天地之間有所不能
雖然此洞不見中國人久矣又頗怪見之而不爲異與
夫不能傳者則洞亦有幸不幸焉也路經平越乃檢篋
中是作質之少叅徐公太守喻公鐫之片石附洞不朽
用勅山靈自慶時二子始騫隨侍並記

桂陽山行記

桂陽城在四山脚下中有泉四十八東一峰尤聳浮屠
冠其上日暮陟顛古刹頽然西望一小山爲芙蓉峰云
是蜀將趙雲屯軍處按吳蜀分地以湘水爲界桂陽州
先蜀而後吳城內流水滃滃四出家門蒼碧玉環憂

復多暗泉響覆草敗瓦間荒寒寂歷不似城中矣出南
門見平田千畝穰實垂垂朝風婀娜芳烈襲人令人作
太平想詢之則城中泉所灌也路俱石砌不任馬蹄兩
岸蓊蒼狹不盈尺五步六步一折如蛇盤如蚰蜒路肩
輿隨路紆迴車上人作苦覺倍輿臺下則入雲根多斷
橋上則遊木末升絕壁到處是獼猴宅也石大者高濶
數十丈小者如拳如胡桃怒者如象搏如獅子奔喜者
如羝卧如群狗嬉又有如長大將軍兜鍪披鎧握槊相
鬪又有如美人遙睇約相待者數弓輒得一泉或咫尺
三五泉山民處此雖旱魃不能死因悟東南澤國不止
左洞庭右彭蠡與夫三湘五溪也自衡而東桂陽南地

無寸不山山無寸不水水或在山趾或又在山腰或在山背或在山腦如人之有血與山周流山不童水不腐大河以北太行王屋山非不偉石多敦龐材木不生甚之竟無一毛無他水少故耳推而廣之百粵甌閩諸國可作是觀已亥七月臨武署中記

桂陽遊記

昔人論建都云天下常山蛇陣也關中首也洛陽腹也吳越江南足也未有足而可以舉肩背者吾論山水亦然人盈尺之面眼有淚鼻有泗口有涎有時而出無幾也其便溺二道俱屬下部故東南為天地之尾閭焉桂陽其小者也吾久行桂陽山中忽作一想以為今之天

下猶是禹貢九州也九州惟荆揚梁在中國南其六州名山大川封內嶽瀆皆有名字或千里而一石或百里而一水中則眠芊如掌空濶無際故為萬國朝宗之所帝王聖賢生焉有英雄起必以中原為戰場登曆數大江南置之而已尚書懲荆國風絕楚吳越不入盟會聖人之意不事遠略亦可見矣吾觀楚國洞庭以南自衡山而外湘東即連郴桂萬山砢礧綿結橫亘殆無隙地其民傍山陬水涯而居與猺獞苗頑雜處其人騎卑脚馬乘筍輿畜鵝鴨織葛績蒲種稻火耕水耨歲止一穀其土產金鐵連錫丹漆材木竹箭之屬故聖人羈縻南不盡衡山意謂此也自秦漢以後好事諸君始開五嶺

通百粵置滄海珠崖諸郡啟牂牁六詔下西南彝而荆揚梁三州始多事矣其先號為三州者大都有其邊幅納其貢賦未如後世之遠且大也吾觀楚南山川嶢峩汪穢非人所居遊子乘肩輿急行不過一舍上者如蜥蜴緣壁而行下視邃谷唯恐墜下者沿茗葦與鼃鼃胸臆相結隊四望不見半箭之地如行墻堵中雖有飛騎到此化為駑駘山民則出藥弩桑弧長鉞可以得志宜乎為帝王之所唾也且山川雖阻內無平壤可以托國昔五季之亂劉隱據嶺南馬殷據長沙高賴子據荊州錢鏐王審知諸人據吳閩不再傳而旋失則荆揚之域猶不如梁益之險也由是言之則蜀猶可用哉因記桂

陽之行并及之竊附於陳同甫之論形勢云

遊嶽麓記

巳亥十月二十日亂湘行沙界中皚如霜如穀可三里躡細流得西岍衰草蓬迷僅得路距岍五步石表穹然上書嶽麓書院蝕略有字形乘肩輿渡危橋甫三里古木十餘本可蔽畝石級參差躡而上頽然四壁者再中庭壁有短碣鐫宋儒諸理學格言最上朱張二公祠祠亦蕪是日同郡守蔣公新是堂諸公酒其中鼓吹之半酣登山背憩八卦亭又陟絕巘得小屋如困覆禹碑碑虬螭披拏古氣肅魂魄為嶽麓永鎮衡祝融峰亦有之疑禹畱此神物為山壽考否則山且化去矣望長沙城

粉堞委宛不盈掬中有破邸朱門照雜夕陽間人煙數
點蒼蒼如蘚痕惜不見盛時十萬戶也望西南小山作
傀儡微茫綿結無際日下春微見小溝映籬舍或鬱林
殷賑不可見也迤南山顛為真武祠祠俯瞰郡城亦如
前予曩客幕府同王御史佐吉郎中允迪張僉事武烈
諸公遊題有二絕今半存矣小憩其中扶奚奴由東北
面下得陁澗陰森萬鬼搏人謾謾瀼瀼殘葉敗籜填堙
舊路出澗走數武復見茅屋有浙僧在此說法路偏側
不任履亦不任車馬五步一跌喘甫定得平壤詢道林
遺趾不可考乃觀所為李邕碑者碑在書院路南殘缺
者十之二書似摹聖教序想見唐家一代書祖貞觀大

宗珍重右軍彙帖以傳今空山野煙猶有存者同文之
盛千載可想未幾仍合書院來路力倦且暮因騎馬歸
禹峰曰吾遊此再矣前此未暇記繼因攝篆長沙有聿
新之役碑之矣而未盡也按書院始宋開寶中郡守朱
洞建李允則周式二公請於朝為藏書所錫以今名歷
紹興燬迄乾道中安撫劉洪葺焉孝宗時南軒晦菴兩
先生會講地當時學者至千人田五千頃舍至百餘間
又廢三百年至明弘治中再建四明陳綱王瑄楊茂元
實尸之自弘治迄今已亥又百餘年矣力復舊觀勿墮
先緒郡守同事諸公實有力焉珥筆記事予小子豈敢
後諸附記於此以補前碑之略則此遊非遊也仍是記

書院也

飛山記

戊子黔陽之役道經靖州破賊城西門外見飛山之奇
欲一遊臨未果迄今十三年歲庚子仲夏以滇藩役復
借道於靖故人高將軍楊太守約飛山之遊是月十九
日癸卯初霽同諸君往觀行田遂中可十里即抵山麓
山四面石壁鐵立自成輪郭平濶數十里凹內忽起二
峰斗絕插漢惟山南一路可達石砌鱗次巉峭不任馬
蹄以肩輿又不任乃徒步前導而上大抵無慮二弓一
折凡十餘折得亭亭半頽又折得泉泉山腰逆下又上
再得亭亭三楹有大樹數十本離奇蔽虧行者憩焉又

東折旋又北乃得玉皇殿是山圩頂處也上下殿東西
廊階除林園如村落原隰膾膾流水潺湲羽人耕牧其
上東角一刹竹樹尤美叢桂大如輪距此尚五六里輿
步兼行得虛館簷牕蘚碧多題額鮮佳者再上得三天
門距頂猶百餘仞狹險不可登矣予與將軍止其下州
守與同遊者或至或不至風高天空萬壑窅然耳邊如
聞獵獵之聲四體生粟州守竟陟絕頂及捨身石上掉
臂回翔隨風遂欲飛去亭下望之魂悸予笑謂將軍君
常將兵數萬先登破敵未嘗心動竟不登飛山絕頂勇
怯何似將軍歎曰戰場易與耳為坐三天門上遙瞻近
觀約如千瓣蓮花青碧一色不可窮際環郭秧梗溝洫

如繡段如楸枰局缺月連鈞不一狀江南火耕水耨民亦勞止大約八九皆山田居一耳將軍指西南諸峰謂予曰昨者黎苗梗化奉使者檄介馬行間崎嶇數百里渠帥卉服鳥言生食獐鹿多毒弩藥物之屬犯我顏行幸一鼓下之中有馬伏波及諸葛二公碑何歎予曰以地理考之是也予按東漢之季五溪蠻反世祖命馬援征之時年已六十二據鞍顧盼遂定五溪之亂今會同有雄溪即衆水所會因地得名矣按伏波征南凡兩見一在嶺外謂女子徵側徵貳最後乃有此行史所稱矍鑠哉是翁謂此役也諸葛輔幼主定鼎益州雍闓之亂先定南中而後北定中原南中者合今之滇黔而言二

國唇齒滇旣亂黔應之擒縱之烈所謂南人不復反者此其聲靈所及乎前事者後事之師也二公功德在人苗民猶且思之則為酌酒囑將軍太守曰三苗負固三代不臣書記于羽今上御極十五年孫渠來歸滇黔始為我有此黎靖一塊土固三年前戰伐之場而滇黔之喉也今為內地苗人吾人柔遠能邇是在司牧二君曰有如公言於是下山從道士觀昔人城塹處道士云厥倉舊地有遺粟可愈心疾僕子爭掘瓦礫下果得數十顆依然稻也史稱潘全盛洞酋據有飛山湖南馬王平之山有馬王城云夫馬氏因唐末中原之亂據有潭州與荊州高季興廣南劉隱之數家互相首尾號大楚

計至今且八九百年矣粟非金石安能久存存而不論可也會日且西下山及半太守則又指予曰雲臺佳處在山東腋乃之洞洞有瀑布二僧巢其下水石砰訇迸玉濺珠或出洞中石乳下松蘿陰森積雪嵯峨潤澤山下阡斜陌橫皆是物也昔人據之有以哉夫以十三年所未竟之願而一旦償之則飛山與予成久交矣安可以不記高將軍名成旦延安人楊太守名嗣光雲南人同遊王聘及次子始騫并州判李萃藩

遊白蓮山記

自永興入柳未至西三十里官道折而北又三里是為白蓮池騎馬走山脚行田塍中路止一線馬陷泥中衣

履盡溼乃換竹輿山下望白蓮如盎如窰數四面皆赤如肺山椒平濶麓反狹曳而上列嶂如屏宋紹興中有好事者鐫字其上踵之者甚多至山門四望彌際萬朶芙蓉簇簇逼人進山門有圓石大如屋傳為蘇仙奕棋處頂有池一區冬夏不涸應是石髓所化近為緝繡且溷渠矣是水阨也民舍雜羽人居籬落數百間沿邊下視令人目眩畜雞豚累累入主人座几案間皆有銘率以仁為歸有枯樹數株俱數圍日斜下山主人遮留至再仍坐石上命觴為談鼎革之交嘯聚渠雄萬甲過其下但目之而已真一夫當關地也使是物能引而伸之便為劍閣仇池生割據心惜容不過千人然兵鋒不及

父老八九十以上丁離亂劇盜干戈如麻得以天年終
為柳福地功不小矣予自丁亥迄今戊戌稱朱陵長凡
二行部入柳此其始也因憶昔嬴秦兼併楚不祀楚將
項羽立楚王孫逐秦鹿為宗國報仇抑何光大哉乃王
業已成王義帝柳縣正以山川險阻常奉熊繹血食且
中原方用兵四分五裂戰場也勿以賊貽君父此項王
意也乃江中之弒反蒙以惡名計羽必不為此予另有
弔義陵詩並引茲不載因白蓮一山想及柳又因柳而
想及昔人王柳之意聊為白蓮記主人為誰曰喻國人
壬午孝廉曰國仕貢士皆以道學自任絕仕進家山上
於山為久要云

遊蘇仙山記

山在柳之北郭可五里出東門過石橋穹窿如虹橋頭
有招提一區僧遮馬意不屬輒去迤邐秧田遙望山身
如黛松雲邃綠謾謾風下心增爽刺史曰山峻馬蹄不
任受乃易筍輿以布糾結其竿前後扶掖乃克濟甫二
里即為山趾曰白鹿洞取道女貞林下路傍白菘甚豐
碩佳蔭篩葉鷓鴣叫東山上見一石門高丈許濶如之
高刺史為贊記蘇仙事甚崛奧洞內石乳如拳又陰森
詰曲匪炬不可入僕子有獷黠者矯而入可五步即返
土人云再數武當得他孔出未及試又云去此北高石
十餘丈有秦少游米元章題額路荒蕪不可得讀回舊

路上山又二里爲中觀是維山腰刺史云下山將酒其中未入掠觀傍上千章十圍獵獵蓬蓬四面風來人肌生粟輿人用力如牛裹而上耳邊聞水聲潺潺一線環山而走不及細領癡情爲此輩所奪又數折得極巔軒闌聳潔石梯兩層斑駁如鱗碑苔蝸涎缺殘不可句從中雷繞屋西角忽得敞地雜蔬半畝豐碩如前洞红柿離離形如江北棗味酸澁一石如蒼象昂首突出懸絕崖下之是蘇仙跨鶴凌雲處噫設此山不有此石蘇仙豈不飛去乃此石之在此山若爲蘇仙而生者事誠有待耳坐石上望遠邇山如群兒觀劇各露圩頂又如後輩見父執拱揖就子姪位唯東南一山倔彊不爲禮儀

觀瑰瑋無人臣之度說者曰仍有仙人主之噫兩雄不並世彼東山者何以在蘇仙境內哉予舉酒屬刺史曰彼郴城而西芄然馬鬣者非義帝冢乎計彬居楚南徼重黎子孫熊繹傳國八百年爲嬴氏所殘滅王孫起二戶以江東一旅破秦定關中爲他人先驅不食其報而蘇仙乃俎豆至今豈帝王有時而盡仙佛無時而窮乎刺史曰大氏彬之山川蜿蜒森拔當中州數千里而南又值五嶺之北不產帝王聖賢則生仙佛是或一道也說在昌黎之送廖道士矣日下春杖奚徒行下山乃觀所謂中觀黃柑如斗僧獻石桃如鵲卵主人餽核雜陳飛白無算黃昏抵東郭觀橘井古柏虬龍石甃霜溜俱

是數千年物老道人年可八十許為予言先是仍有一株萬曆中為大風折去是蘇仙手植然不可考矣刺史山東進士高公名燠號督湄廣文袁一鏡州丞王興邦潮陽郭映日皆遊侶也

半山亭記

黔山無奇載在前譜可得而記者二一曰飛雲洞在鎮遠之北一曰天台山在普定之東皆夾孔道遂如趙家姊妹並麗一時論者多不及緣以生在僻壤距中國遠或湮沒不傳由是觀之山川之或顯或晦毋亦實有命焉獨不見半山亭乎亭在黔省城南陬嵌崱作勢清醜竇出漾為小池逢雨則怒後面傑臺湧起石梯三層雜

花樹稱是督學東海趙霞湄居焉字之曰半山亭非山也石也然除石無山則亦匪山不石自霞湄以為半山則竟半山矣視前飛雲天台二者此亭實鼎峙焉黔有此三物黔且日大矣猶恨前二者之不得專主人以傳吾更欲以霞湄實之祝半山勿妬也

神崗至南源羅塘記

永福迤南可三十里是曰神崗近崗多秧田頑石填砌新漲溢淖深尺餘馬幾躓靴行旋輿群水西滙没人腰股橋崩劣不任崗在山半僻嶢嶢煙一縷四面山來突人作怪笋林立錐書雲際千百為伍皆精鐵也南源在山胸兩山夾之一屋隆然茅房綴左右巷泔泥淤塞如

前秀才龍章尾馬邀之不及赴行胸臆中可十里抵羅塘藤森鬱覆古廟丹綠剝落未審何神民多瓦廬獨不茅於山腹得宦亭青嶂霞舉遶簷三匝主爲先朝零陵令扁額現存貌孤赤脚一身了鳥可歎也陽朔山人多奇之無奇也不似山不似山所以奇也禹峰曰吾行天下多矣陽朔之山米鹽耳其細已甚百里無一人無一稔田皆種類善盜有不盜者人輒指以爲怪宜其荒服之矣

桂林山記

獨秀居省會中突然拔起四壁無依舊在藩府後宮朱樓冠絕頂石道巉巖盤桓而躡古樹蒼藤四匝前後有

尚穴聞是大蛟窟宅間歲一現身約十丈廣數圍定南遇難之歲蛟夜出雙瞳如炬身廣大如前照耀山上下宮人駭怖欲死未幾有李定國之事說者以爲山精七星巖傍江而豎以尚勝山無奇者止青壁嶙峋礙雲日梵刹竹樹亭子湧山臍是爲佳耳劉仙巖去城南十里折而東丹雘媯然隱山爲宮拾級得三十餘尋俯瞰平蕪長松數百株護門是前客來路此郡城山勢之大都也迤西百里得都狼嶺是爲永寧道筭輿曲折肩卒蜂擁而躋喘以汗逢最險處徒步約得半日塊然無他臃腫而已壽字巖在永東隔小溪爽塏可布十席壽字盈尺邊傍腹裏書小壽字百枚皆篆隸宋人所鐫東面有

趙孟頫書寧壽二字詳其筆意當不贗以爲州之勝地矣南去二十里有穿巖是爲柳州路穿可三十丈高讓是四面皆石人行其中割然作聲想見吳書中有云歷陽山中石屏七穿駢羅中有黃赤謂之天印發固亦此類陽朔山沿江爲多純石不生樹木野草歲蕤異鳥不棲止多猿狖類十百成群山無故而起峰不及數尋圍不及十餘畝高高下下隨地而敷如塔如老佛如劍槩積舉麻立米鹽瑣細或如筐篋中物方匡廬眞培塿耳伏荔蘇生挺悅爲我言無山不洞自本朝戰伐以來非此山人無遺種此竇融之西河也予作而歎曰以貌取人幾失之矣苟如此則天下之山當無如粵西者造物之中人爲貴時逢劫運大地血國嶺南荒服爭此土幾二十年間左嬰兵戈者獨少則此山之以乎吾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自念曰吾視師行間九閱月止以莫扶豹一人未殄三軍之士午貫梳爬則不可得可知此地非用武之國矣在昔三國鼎峙交廣爲孫氏所占及王龍驤自益州下西陵所在震動賈印綬交廣猶爲吳守後交州牧陶璜得孫皓手書後降則粵雖僻壤乎爲國家安危所繫不小矣明之亡也奉正朔獨後自順治十年乃歸版圖則守貞之驗哉如是則山之有尚尚之有益於生民固造物之仁也

陽朔縣觀龍舟記

予率兵捕賊駐馬陽朔朔城夾山中東南枕灘江城中心
片瓦不存止茅茨數椽荒寂難堪是日晴明買舟順流
而下可五里見岼上有樹樹下有屋步邊石級齒齒浣
婦泮泮其上予爲心喜艤舟訪焉甫登岸見茶亭三間
不知何樹綠蔭覆簷村落連綴山左右彌望皆瓦屋則
又大喜過望粵西之房無不茅者是夥願者從何處得
來又人家門前鵝鴨雞犬喧逐如鬧市三匝真避秦處
也頃之水面六龍蜿蜒而來旗幟鼓吹一龍背上着四
十餘人身跨短襦茜衫頂戴平上冠各執畫槳一枚簸
動爭進如蝴蝶亂舞萬山鼎沸龍則昂首矯尾鱗甲開
張岼上人林立魂魄皆眩又口中作歌歌曰雜糅兮角
粽五色迷離兮照龍宮神之來兮容容肥脂修潔兮願
年豐又曰羽葆兮藍黃虎豹遠兮蛟蛇藏蚤種馬人兮
石田無租赤跣椎髻兮徭女哺兒歌罷群響雷動砰訇
旁魄如王龍驤水軍十萬鼓譟入石頭時也頃之水工
告曰龍倦矣士女觀聽亦闌龍遂徐徐而退鳴金收軍
各歸處所是日之觀止矣此康熙二年癸卯四月廿七
日也

粵俗記

自入粵來與稠人語多不解兩不解也因思聖人之難
也開闢初人各用其土語多類是自聖人以書同文一
之然後四海九州之大其辭孔昭物之大齊詩書禮樂

之澤取鱗介被衣冠言炳如矣嶺外居洛陽南徼秦漢以還始歸方域聲教之通在諸國後士大夫之宦遊此地者多城居足不到山溪故雜種之生石穴山草間者苦不得漸染媿娥子作兒狄啼蝸鳴耳彼春秋之號為夸狄者今之齊魯燕趙也曷嘗有一非中國哉曷嘗有言語之疵類乖異者哉若再千年而後一統在御王言周洽遐陬我知猶之中國矣雖然有異焉鳥獸之類各有百聲音之不同如之維人亦然曩遊滇黔其所稱棘夔靡莫烏蠻生苗之種率皆搖唇鼓舌不可曉何獨於粵而疑之由是言之侂尉之功大矣今粵中人文強半能為華言固真定人之遺教也哉

水西記

六月八日自貴州出北門六十里抵敷勇衛也城之矣然半圯西抵六廣行深箐中萬綠一氣竹樹沉沉夏蟲嘈雜溪流箭激動人秋思是為六廣河河纔容舠寺觀庾儲皆盈為大軍之廩倉矣行一日得水西水西木城也昔為城苗毀且盡再六十里為六歸河河即六廣也行六十里抵果勇底即安坤老窠羅甸國基也萬厦林林今為王師駐節無片瓦矣四面皆山為宅吉十三所今王軍已壘其六中多崗與箐箐之廣者可三百餘里蠻人以為穴每皮甲精鐵毒弩長鉞相戰則跨果下馬捷如飛其甲我箭不能傷性耐戰尤善用鈎鎌巨矛中

人於百步之內乘夜犯陣萬炬星列曉則散入箐深險木大者如困如輪干霄薄日中多老蛇厲蠱善啖嗜人不屋而居藏身箐茅以蔽風雨或不避習慣以爲常人馬到此俱辟易焉此箐之能也尚可千餘有懸巖絕巘下際於河亦可數十百丈有額溢出如蓋蔭尚門門又最小人則斬藤結蘿而上纍纍婦子相負戴扳援而入初入絕狹少即寬廠或峻石峻嶒或豁無底以舟楫渡之以火燭之如行漆夜中過則又平坦樓閣巋然矣縱橫或有數十里連他山者其屢代所畜珍異珠寶皆在焉年高最貴者謂之庚尊才略者謂之幕擢命官取職皆仿天朝之儀他名不雅馴准是庚尊授木杖鳩刻其上往往宣慰有軍國大事則庚尊以鳩杖往決之但首示可否而已木皆用番書多不可曉王師用計攻之百日不下又以大炮雷其門及斧斤椎鑿火其山刊木伐石以窮之又劄作木廂之類以牛皮裹其中四角以鐵衣之又復煉鐵爲絙懸石椒上懸縋而下以大石劈其門乃以健兒乘前藤往覓之究亦不得入坐是數月人流腫其中死者僵屍滾下水中至日不可數乃計窮出降此尚之大略也大兵自二月提師入果勇歷六月半取糧於敵境或賊中尚裏仰給十餘鎮無缺乏者黔旅萬餘亦如之至是乃檄黔中萬石運入六廣餘丁自取之計秋成賊糧滿地遵義家口已盡入滇合力一鼓

又加遵義之糧二萬有奇可以成事矣禹峰曰水西僻處黔壤中實蜀滇三省要害也歷漢唐以來未復至明末猖圍黔年餘幾克之後撫臣王三善以議招中計喪師三十萬得會稽督朱燮元始定之然六衛而外皆賊土也兵力亦稍衰矣將軍佐 上定天下開黔滇於十五年之後至康熙三年念水西蠢動圖事機先奉命征討入隩區建奇捷亦偉矣若夫式闢垂成天子將開明堂而受賀予將作頌焉以傳金石可也此不過記一時行間之先聲而已

遊天台山記

天台之遊先是庚子予自楚入滇曾一覽焉意中耿耿

常有此山會甲辰又六月廿八日子復以滇藩過為償前願是日宿平壩戍守備盧君大濟馳肴榼往觀至三十里外則見孤山壁立戍削遙空者為下車策馬從田塍中行得小阜有石門又稍平即山麓可策馬而上磴凡數十折乃入山之城門城門內有厦屋數層歷落參差懸峭壁上大樹數十圍其皮半死半生挿雲霄乍入如雞犬巷牛圈馬欄聲聞四遠上面多居人婦子雜沓苗仲之所盤桓倉庾豆釜堆滿房櫳群房連亘高高下下束身而進不可窮拂几經冊儼飭四窓軒敞萬山腰臍間未審此山由來訊老僧曰此某某此某某僧但指方所曰某蜀某越某滇分界而已亦不能詳舉大約皆

黔也黔在漢武始開夜郎君長見於漢書其實未開境
土尚多今之由黔入滇路大率自明始此山寺之立自
萬曆十八年僧白雲始開山卓錫於此今日為滇黔所
必經之路由此得名於人間時時與中國相見皆二祖
力也山北四十里有一水名思臘河號曰水西安氏居
之相傳為火濟之後雄長一方自天啟時乃割六衛與
明種類實繁幅幘大可千里與此山僅衣帶耳時相抄
盜為番漢之界矣今將軍親帥三軍創其地殄戎首以
啟開闢以來未有之疆土他日王化歸來壁壘烽燧盡
撤則此山可以無事防守矣又問僧自三十年兵燹來
孫渠割據民夸受荼毒不堪命此寺何以無恙則此中

屯聚藏畜有以生息此方之性命非偶然矣宜其不為
遊觀之地而封殖之場也又頗怪大變以來都邑郡縣
城郭瓦解此寨常存勿以其小而忽之矣山高百餘丈
純石無寸土西北二面皆削壁天生石楠諸樹蔭山身
周圍皆鑿石砌之高與山等寬平稱是貯可千人井在
山足若大盜攻之久則苦渴是亦山民之急智乎

又記

安順迤東三舍而遙有山曰天台傍道而立憑空結撰
四壁無依林木歲蕤迥出雲表行人心異之予馬首經
過駭矚良久乃解驟平蕪徐步山麓見其半壁戍削峻
嶒孤起又兼僧俗錯居瓦屋連雲如結菡萏雖仰面審

讀史亭文集卷九記中
視神飛山椒矣是日右股方病風濕苦躋勝乃命二卒掖而前始猶坦繼稍峻周圍山腰大樹如蟒喘汗者數乃陟山門層折而上行暗室中捫壁匍匐忽遇暄霽是惟階除是惟罌罍歛躬遊廡隱房曲榭乃及廣閱登絕巔焉則已身在雲霄矣乃詢老僧考厥四履南望蒼梧西眺昆明覽五谿之雲物瞻犍爲之鳥道曰此四隩神臯滇黔綰轂之會也顧此山有數勝亭然中立不借偏黨有丈夫獨立之概焉此一勝也高臺斗絕攀援莫附倉庾畜牧襁屬而至爲土人生息永絕鈔畧此二勝也有此二勝則此巖然一刹鑿山開道非登眺遊衍之場乃居人生聚之本食貨之源也於此想見國家盛時城

郭之設以及鄉村堡塾之相望無非有備以扞牧圉耳迨其後一無可恃因知此山僧之有功德於州里何必守令哉僧又爲予言近日水西興師繇役煩重老衲負戴佐縣官之急備矣長者能爲一言請命乎予應之曰是烏可已哉且汝不憶天啟之已事乎一夫不逞貴陽城下饜肉流血矣止以六衛雖歸水西未復此黔中膏肓亦西南之憂也今將軍提各路征鎮之師迅掃蠻庭庶其蟻穴一空率土悉入職方矣賢者當爲天子死邊陲况國賦哉且汝等坐此窮山得以養安享無事之福者謂非此數仞數椽哉若使水西旣下則同軌一統不必人私蓋藏矣即使毀垣撤籬而人無晨服之警也僧

謂予言良然遂釋杯盤菓核作下山計矣時甲辰閏六月廿八日也同遊者為兒子四人

讀史亭文集卷九終

讀史亭文集卷十

南陽彭而述禹峰甫

記下

長沙至寶慶日記

庚子三月戊寅別經略次晨肩輿南發守令各弁將祖潭垌十餘里風大作車壁砰訇抵湘潭昏黑舡艫渡北岍浪甚巨不辨天色舟幾覆前令史宗堯念舊留一日辛巳發潭令復餞三十里竹寺中抵湘鄉薄暮令汪觀寧國進士執詩文相商復留一日得讀魏石生所選觀始集中多余作癸未西征火魚塘見敗壁為余題詩事在戊子為後人胡粉所塗七首刮而讀之為之一慨歎

永豐昔為閩市石橋如虹多徽商舊邸但餘四壁荆藁
蕭械想見當年華屋亦五劇之衢也甲申早發飯武障
司宿渚塘四月乙酉西來人漸稠道傍田皆播種村姬
市豚酒茅店下去郡十里所親邵鎮王將軍定宇迎郊
外三爵入寶慶城

寶慶至沅州日記

四月己丑天小晴早食太守傅和鳴齋守汝陽人前大
司馬公振商孫以蔭歷今官有幹材王將軍祖予西郊
飲帳中未數杯輒行宿長煙司距城三十里先是為孫
可望行宮自 皇清定鼎可望抗王師凡十餘年寶慶
城以外即賊壘凡一舍一行宮自邵達滇黔如之噫是

沉沉者王居耶庚寅抵紫陽河四山烽臺屹立五里一
戍日暮坐河干見漁舫兩枚畜魚鷹五六十以長竿驅
入水捕魚長年云一鷹可值三五金祖祧相傳以為箕
裘供繇役繫名官司與田租埒鷹歿則卜地葬之名為
鷹塚云得地氣則其子孫健捕魚理或有之公廨左有
大樹產芝如斗昔可望東游封為樹王今禿幹尚刻歲
癸巳秦國主云云餘無存者辛卯夜雨不止晨尤劇山
路峭險車輪不勝跨馬行墊隘中山石昂聳多狀石田
多年麥及蕎北方無異距武岡百里曰西橋鋪州守吳
從謙來迎日未晡以潭宿此壬辰霧大作跨小黔馬走
石路如飛過一木橋長可十餘丈髣髴十五年前提師

過此如夢不辨先爲石爲木也田亦多蕪城內外全破
碎無復廬舍先是丙戌武岡爲舊藩邸西南半壁車書
來會父老想見威儀倉猝嶢嶢間比之臨安靈武丁亥
秋間道走粵西憶前遊此公廨傍鸞輿尚在左纛黃屋
俱置城隍祠中今不可考仍宿前廨嗟嗟武岡固戰場
也興亡之關而滇黔之喉也城郭人民十年之中一彼
一此其蕩析死亾可勝道哉癸巳晴甚天無片翳憩一
日行劉國公舊第畫閣丹梯隱房曲間備極儼雅柱間
偶句如新近爲防兵屯扎稍改非舊觀矣甲午早發行
田陌間兩邊山泉泐泐流出居人椎髻赤脚家家栽禾
彌四十里水聲瀼瀼與石齒相拒路砌石子小者如拳

如升如瓠大者如甌釜如甕南楚俗水耨火耕陰雨泥
淖草履易行旣非邯鄲道驥足蹇產固應爾爾日晡抵
楓木嶺郵舍無壁傍北山行蛇路可五里得破屋數間
買莖豆山中微雨作遂頓是夜簷溜泔泔蛙腹蚓脰吹
息嘈雜群蟲和之急管繁絃與哀壑怒濤喧阗凄婉不
可爲狀間以螢火上下樹杪奪扉隙來是山侶之雲門
樵子之夜光矣未許市井人終身窺見乙未雨不止取
他道上嶺嶺下有溪青削黨天陡壁絕澗石牙齟齬烟
霧緬結輿人緯率而上選縫受趾行霄漢間側底多猺
人鳥言卉服王化不屬昔柳公綽定武岡蠻即此子厚
銘莫考窮一日力始過此按史州有楓門及樟木山二

者必居一於此俗訛爲風摩或分茅嶺悞矣噫此亦武
岡迤西之劍閣孟門也及四路進兵遂棄此而遁天險
何足恃哉西下宿會哨坪乃武岡綏寧界從蚰蜒路投
宿逆旅得朽厦如煤洞積石灰如陵云用以殺田蟲有
牛欄主人聞客至則移孥淡澗茅間中不知去向自兵
燹十餘年來以爲恒夜蚊甚瘴啗人膚如蝟丙申尋舊
踪出官道不數里則又登山山下復有溪高如前絕巘
雨來稍霽四望大小山頭約千萬餘枚作揖拱退避之
狀或爲白雲所裹示半面或全體不見俯瞰則空濛一
氣不辨下界但聞水風之聲鞞鎔噌吰而來如百萬浴
鐵鏡鼓互奏殷殷訇訇令人魄壯是爲磨石嶺與前嶺

可稱兩雄下春抵雙溪歇可望行宮丙申雨甚劇乘小
舫渡溪溪暴長作勢北岸有大觀閣丹楹魁傑據山口
上奉漢壽亭昭烈今亦頽敗梁記蜀人劉之復某年立
自此入綏寧六十里峰回路折渣呀奔中百轉千回或
行山腦或躋或肘急雨奔岼山漲怒吼車輪外不盈尺
即無地阨塞如前二嶺似尤有補二嶺之所未足者至
綏寧得平地可一弓遂以受城宰居城南樓以應接驛
使城荒落如村人煙五六十家燕子來署甚多向來人
屋密邇今希少故望屋爭聚夜半聞膈膊聲漢口二蔡
生來晤云將隨滇覓母予感其意偕之行丁酉宰萬邦
和畱一日飲南門樓作六詩戊戌行山中路畧如前入

靖州熏黑矣陰雨不止為高將軍及州守楊嗣光遮留數日歲戊子予以提兵入黔大破賊兵靖西門外距今十三年矣今復再經其地騎馬觀昔年戰壘登飛山與諸君醉凡五日甲辰發靖州自武岡楓門下西至靖皆崇山險陁到此山稍懈北十里有山石學人立遠望或如老儒頭巾身逢掖者或如猛將軍兜鍪介冑者傍溪行彌日抵會同九十里乃渡仍前水所寓猶十三年前署邑令甘有言滇中事甚悉米價尤翔予此行每逢人輒以米價為問則江東首問米價不為妄矣乙巳發會同山復東路復隘如武岡以西峻微遜耳宿相見坡六十里丙午霖霖路傍崖多絕壁晡抵黔陽縣即古龍標

地今為某將軍幕客駐予佛殿 曩年靖州戰後收兵入長沙記自此渡洪江亦是四月天雨淫淫與此日無異爾時義從星散唯阿周是再來人耳是日寂甚思酒不可得倦而臥丁未微晴渡河半晌三十里抵竹坪鋪斬竹伐茅補葺舊舍頓焉茹令送雞酒戊申抵沅張少叅石城歡然而晤別來三年矣是日聞張移嘉興已酉赴石城招庚戌偏沅袁中丞畱飲禹峰曰自寶至武岡路尚坦山稍遜自武岡過楓門嶺而西皆山無復平地矣中間唯靖至會同稍又坦自此抵沅山險如武岡以後予前戊子經此皆舊遊也所胸憶者唯靖州破賊飛山一事依稀在目耳餘皆恍惚莫辨與初行無異但此番

讀史亭文集卷一
行路艱難差勝往時耳抑果憊也

自沅抵貴日記

時四月癸丑新霽發沅過石橋橋上作屋張將軍及少
叅石城祖西門外三爵別坐車中熱甚沅爲滇黔總路
十五年王師進取部檄臺使者及州縣務盡削平路可
橫一丈斬山堙谷芋眠如邯鄲道雖峻下不一要之非
狹斜如沅以南矣止一舍甲寅早發苦霧冒馬首不可
行山崖下瞰如在空中傍水涯縈迴輒數里一過飯波
州抵澠州宿八十里倦甚同行江右夏坤談天文奇而
辨云日大於地可百四十倍此說從西洋來予姑妄聽
之驛後古楓樹蔭數畝四桂陰森附其下夜蚊如虎摧

帷陷幕飽颺而去五月乙卯早發渡河自沅城下見之
至此凡數見從貴入沅自鎮遠下船即此一水五溪之
一謂之灘水至沅名芷取屈原沅有芷之義也六十里
宿平溪衛城郭甚壯今蕭槭無復居人此中有舊紳萬
年策予爲孝廉時晤習池王孫坐上時公爲左帥監軍
因變後音塵杳然今詢其里人尚在潛山中聞棄相印
謁洪丞相禮甚厚以離城遠未及晤丙辰抵清浪衛衛
在山上懸絕闌基猶存今無人守弁某貺菜窮途得此
殊堪一醉自平溪至此民皆菜色輿夫鵠形肩不勝輿
跨馬行未晡即頓前水復遶郭下丁巳發清浪有小關
門石梯直下馬蹄不任拍奚肩行下臨沅水一面絕壁

青石千仞有小枯樹數枝爲不能棲自平溪而西黔山皆童碎草芊芊不見一樹故稍見有樹者而喜江石相鬪山泉暴發鞺鎔之聲不絕於耳每山顛十里建有竹樓戍卒擊柝其上用以防苗通商旅是爲制府趙公立法云飯焦溪至鎮遠東門面山山有懸崖崖有崗刹數椽雛僧弄朱檻上城下見鎮遠河即沅江有虹橋得沅州橋十之八米船上鼓吹亂沸云鬪龍舟亦山城之繁華矣守令接款甚歡戊午遊東山觀昨所見崗崗斗絕不能上至腰而止守令復畱過五日庚申行出西門傍山行即油榨關關頂純石鑿路行人鐵蹄碾旬線逕險絕關半有題額未綴年月走相見坡甚紆陡又西看華

巖洞洞中作人馬象兔形竅然寒峭苦穢雜又苦無水有鄴中張侍郎鏡心鐫詩時維庚午距茲三十年計爾時公作給事校黔中畱題時方承平不似今日荒寂也抵偏橋橋可十餘空上是木板偏沅巡撫之設取名於此以爲黔楚襟喉兩處駐節 本朝開國撫軍居沅督運滇黔餉沅州水舊止通鎮遠而上去偏橋十里有諸葛崗兩山夾立青削萬仞中有巨石不能通舟近爲當事鑿開運舟上行猶可百餘里去黔有咫此萬世之利滇則米不能及全以鏹代之辛酉觀崗如前所云但水勢轟雷兩邊石如輪如屋不可計今但斧稜角碎石填其陡處恐山水大作旋刮去矣聞可望曾以千人役此

未竟而罷予爲作碑記其事壬戌微雨行三十里飛雲
洞洞真奇矣自吾觀洞以來未有過此者西南半壁百
仞石皆玲瓏窟窿俯仰侵讓各當人物之形級而南如
大廈數間仰視十餘丈石愈作怪不可名狀人心但作
一想石無所不有予有詩及記另載洞以不生中國名
不甚著又偏邦遐陬通人遊此少鮮有能傳之者間有
一二石殊不類張侍郎復有詩及近日趙制府記晡憇
興隆城堵頽廢居人在荆榛中公署古槐聞鶻鷁聲見
斑鳩巢其上雛將出窠癸亥宿重安讀殘碑乃壬午因
苗變撫軍李若星始成城城下爲重安江江淡湛青綠
出入苗中不可舟土人云自此入洪江與五溪會倦甚

甲子過觀音坡甚險惡直令武岡西楓木諸嶺難爲兄
可二十里入清平衛隸都勻府節推及令來晤駐孫邸
燂爛魁傑臺八九層榴花亭子布置儼雅與靖州署同
想見此人雄材乃竟踉蹌抑天之所廢耶門外銀杏樹
如巨蟒枝幹扶蘇雜鳥吟其上近者亦在唐以上乙丑
大雨如傾盆與高楊談苗中事云此中並無居人皆苗
苗有九種反側不常今有武將軍爲鈐轄得稍寧息但
地方苦魃蒸黎饑歿甚多武將軍會稽人以萬曆末從
總督朱燮元來官黔後因中國亂遂土著於此長子孫
世爲苗崗所服至 本朝經略定西南奏爲副戎剖銀
印蔭其子云丙寅復陰雨路多凸凹不可行楊老守備

來迎是武將軍舊部云將軍威信及數百里至葛鏡橋
山兇頑弗類橋在絕澗下三空高數十仞行者生怖父
老云水出麻哈即前重安江可通洪江前總制府張大
壯有碑記及詩入平越城內皆石多古剝民屋殘缺者
尚多皆徐少叅所畱否則火去久矣丁卯赴徐君飲後
園青李甚佳及蘋婆得一飽戊辰抵黃絲昔爲驛今驛
廢與老儒談孫渠時事甚悉已巳行冷溪入新添衛一
小河凡十一渡上偏山下偏石又偏水石大如輪如甕
如斗如盞鋒者如劍戟輿夫草履赤骭行崩旁中左右
支吾苦不可言車中人亦怖不可言城中空濶荒涼敗
厦殘基羊馬缺剝如行諸袁墓上此距黔省甫兩驛遭

劫尤劇庚午行暮抵龍里衛城內有小山陡峻屋其上
有僧住未登辛未抵貴陽禹峰曰自沅入黔止線路左
右皆苗犵雜種居之古羅甸國偏橋以東楚猶遙制之
入滇非此無路彌望皆山山皆不毛行李往來苗慣鈔
掠自督公趙設哨官十里一戍邏甚謹故稍戢雖有郡
縣大抵石田朝廷無利焉傍路思南銅仁諸府皆設重
鎮糜費仰給東南黃平尚未成功歲苦饑流亡殆盡輶
軒之使目經心瘁矣數年後禁旅撤還或議如曩者沐
黔國故事兩地息肩車書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貴州至雲南界日記

六月丁亥早發出北門行數里見一山孤起峰頭數剎

讀史亭文集卷十
烟林晻靄將至又見城東一山如前人云活佛山舊有
犵狁爲人牧牛遇老猿授丹一粒若赤珠拇大吞之遂
不食亦不便溺可望以爲妖囚於一室餓半載不死釋
去後棲此山是日遙望遠近山約略有小樹不似貴陽
以東童童然也城殘缺豁牙竟無居人驛官亦匿去宿
郵亭自會城至此五十里路尚坦久雨稍濘兒騫病新
愈坐車中予跨馬殊不倦戊子早霧至食時霽離威清
十里地名狗場高燥平善皆黃土與河朔道無異十餘
里半晌望見有雉堞隱現隔一河淖甚是即平壩郡山
三匝戍樓生几案衛官曹捷秦人以詔使者過棲予旅
寓門前有石砌泉根流水汨汨多荇藻金魚跳珠可愛

有自滇來者言近時米價稍殺南塘之事亦稍衰止爲
之展省已丑早雨出平壩二十里道傍見有異山出兩
山脇中獨立亭亭綠樹陰森樓閣隱現自入黔見飛雲
洞後僅有此跋馬往觀石磴凡十餘層山腰骭皆村民
維椒僧住飛樓曲間丹碧爛然有石臺絕頂溢出短垣
蒔盆花可望遠萬芙蓉羅掌中矣旁女貞石楠樹銅根
鐵幹約略千年僧云諸葛征孟獲時有阿烈王據此後
走緬甸初名阿烈後改爲天台作二絕近爲居人避亂
牛欄雞棲山門外雜穢如家巷從南路入普定是日兩
舍平尤在狗場上自沅入黔無此普定昔爲衛改爲安
順府宿威清道舊署六柏參天與天台樹爭壽庚寅初

讀史亭文集卷十一
伏太守富平石天璋及鎮帥王永祚盤桓彌日城內老
銀杏尤多一山拳起塔其上辛卯始行天雨石路滑甚
晡抵鎮寧州安莊驛歇孫渠廢邸但餘朱壁棟梁瓴甃
皆易其舊雨淙淙不止州守復他往自寶慶西來及沅
至此勿慮數千里郵亭半頽唐草昧客來無所凡此一
椽一瓦征人不至暴露強半行宮原厥喪國釁起同盟
爲之三歎是日作二詩報太守壬辰行白水觀石馬洞
過關索嶺有三異焉白水河身高下凡數丈或數尺從
峻坂滾下盤渦雪浪排空飛沫二三里六月過此毛髮
皆寒寬十餘丈縈官道傍屢見不去一最雄孫有觀水
亭在河北岨正面水今亦火去一白馬洞在高山領下

四面陡絕遠望之門可容象中有一物皓質匹練大如
犛牛昂首振鬣客行山下耳邊如聞長鳴之聲土人云
昔年此馬作妖常夜半下噉人稼爲狹中者懸梯斧其
一蹄馬至今立洞門不再下關索嶺則青削萬仞危峰
從人着端飛起與天爲黨想見武侯征南時將軍爲前
部開山通道遂定南中成蜀漢富強業其戮力王室不
媿家風血食此山揆以祭典宜矣是日宿嶺下五帝觀
癸巳行北口安龍抵頂站三十里險少遜關嶺高下紆
折石子齟齬過之中象鼻嶺裊裊嵌嵌斷岬壁起兩邊
絕澗林蒼鬱聞孫在日曾以闌干爲陸今已不存大率
黔路自關嶺以西始有樹險乃著嶺爲第一關云宿永

寧守官舍茅屋新竹聞天使自滇將至人馬辟易數里
守徐國維主客禮甚殷甲午次官舍以待使過放馬北
山洞中聞洞可容二三百人未觀守翁邦順前代以裨
將守鳳泗談乙酉南渡事甚悉不但雞坊小兒說天寶
遺事矣乙未雨未行作關嶺二詩遺州守爲鐫石丙申
霽以使者尚未至與太守書佐論孫李交惡事聞制府
趙亦將至城頭斗大上漏下濕丁酉曉晴飛檄昆明縣
令掃除公廨以待是夜鼓初下使者至一里外喝聲如
雷人馬羽箭奔騰而來主人割羊豕無算霍霍震鄰余
居草屋離數弓地永夜喧聒不成寐戊戌雨作出門即
大嶺三十里將至盤江泥滑石大雲霧迷離咫尺不辨

屏去車馬徒步躑躅一步一踉蹌江勢兩山相逼急如
箭下溪無地鐵鎖橋去水四十丈長如之巨絙十根兩
岍鑿石鑿入兩以大獅子縛其上颭颭欲墮隨過江三十
里路稍易竊以爲盤江東山可與關嶺稱兩雄己亥抵
新興衛六十里歷鷺鳴納伽牛場諸險如盤江以東坐
道傍鋪司聞操吳音自言上世明洪武初從黔國公沐
英入滇爾時以三吳從軍之士置貴州迤西至滇十八
驛爲郵舍走卒遂爲世業迄今三百年土音猶不變坐
公廨看月覺中州月出之際稍居北偏萬頃一碧去天
尺五想此地勢西南使然抑人意中自爲之耶庚子中
伏行鸚哥嘴軟橋水塘諸路蒼崖如鐔斷壁絕澗高者

雲表下者地肺因依不可了松樹滿山幹不甚偉然其中古拙離奇差快人意凡兩渡水梁云是盤江上源殊易與黔山自關嶺以西始有樹自新興以西始有松不徒爲松也是日苦熱日亭午炙人背馬脊火燄欲流晡小雨抵普安州路可八九十里自入黔來唯昨日安南至新興新興至普安可謂長站險譎爲勁敵與關嶺相較未知鹿死誰手爲問宦遊子當此際而不回車者獨非人情歟州在山上殘礎碎瓦寥寥數間屋黔中城大率皆然不盡爲賊所焚噫誰爲爲之乎辛丑發普安出門五里即巨嶺號雲南坡想此處可以望雲南故名然無他奇止蜿蜒冗長耳過此山稍懈不復樹行蒿子海

子諸舖碎石礮犖泥雨助虐笑謂此碌碌者所謂因人成事者耶六十里抵一字孔是爲滇黔接壤驛官換馬居此名楊忠重慶諸生甚敏辯再一舍即滇南界矣禹峰曰黔古荒服自楚莊王孫躄始開入滇自王此開黔祖也至漢孝武直因之耳長老有言黔之設原以爲滇非滇則黔可不用此語似是而非今黔東南接楚粵西北則滇蜀犄之森林密菁九種蠻夸俱以黔爲窟穴淡山大澤龍蛇實生有楚粵及蜀安可無黔不獨滇也滇爲沃壤貨貝所出天以黔界之所以戒後世聖人不貴難得之貨不貪遠略也自莊躄鑿混沌後世遂視爲內地叛服不常甲兵用興國家從此多事矣自平溪而上

及一字孔而下中間凡二十站千里而遙自關嶺而西
崇山峻嶺虧蔽雲日岌者恒者宮者霍者至一字孔而
止凡五站盤江尤爲要害度索尋糧其他更無渡處此
黔中二天險也善用之亦足以霸先代於孔道設衛所
武弁治之又往往安置有罪以禦魍魎比之古者燉煌
合浦明乎其外之也居城郭者半流官及廢棄之後十
餘里外非吾族也山居十九地居其二故不足以廣生
聚近九種之裔惟安龍最強前天啟中安邦彥犯順圍
貴陽經年合天下兵力費金錢億萬而後大創然國家
元氣亦頗衰耗矣 本朝定鼎十五年黔中始入版圖
師武臣力兵不血刃猓猓犵狁之屬皆嚮風慕義奉正

朔恐後惟是大軍之後天札不時米價一石至十餘兩
城中皆瓦礫荆棘舉日寒烟窮而思搏獷荒天性爲善
後之策尤厯當事之慮矣

一字孔至滇南日記

壬寅一字孔西來三十里即滇境甫出一字孔山泥險
澁齧馬足不減從前數日一入滇境山勢頓縮覺黔山
東來造物生山之力亦殫矣立滇南勝景坊下彌望衆
山如羣兒見塾師頰首不敢仰視界忽豁如釋重負小
有梗不足當黔山之半山多石笋如人物鳥獸之形古
陸涼謂之石門今爲平彝衛至此亭午此入滇路之始
癸卯因舊路水沒傍山行紆折樹林中輿人指兩旁稻

畦皆土司安氏私田平彝安氏與黔中水西安坤同族
皆以土司雄長兩省白水舖飯有殘城行小岡上地皆
蕪穢父老云此中上下六七十里水從箐裏出寒甚古
來不任耕作開種蕎剝劈松板燒所掘土一晝夜然後
可用此火耕遺法至交水從來處高望盈盈水國烟樹
蒼茫一望平曠無際有人家村落綴其上約似漢沔自
入楚黔來眼無十里之地地無十里之田到此覺別有
一天地想造物重山疊障之外特生平壤為滇南一塊
土頗費心機與生蜀同意為割據資宜哉時六月炎暑
風物柔善只似春二三月不似黔中厥山頑硬闌人意
與耳甲辰馬疲頓交水交涼露益合盤江蠟溪二水得

名有城城內大有人近苦牧馬民稍從溪山去矣頓三
日丁未始行出西門看龍華寺乃黔國公香火氣象雄
偉今稍剝落未入行三岔口及響水舖多土山雨滑然
山妥平俱揖拱官道傍不敢唐突行客兩旁平田自交
水而上可四五十里橫亦不下十餘里可謂小江南行
將萬里僅見此耳三岔高阜乃孫李戰場此二人成敗
之關而一統驅除之資也二人俱獻忠部下初刎頸交
稱四府孫長李次之艾早死一劉文秀犯蜀保寧我兵
大破之尋亦死孫李稱兩雄孫尤驕號令一出於孫先
是張獻忠西克授首可望等踉蹌入黔時黔國公沐天
波方有叛部沙定洲之變圍城重匝可望星行解救梟

定洲首於是滇黔一時人心以爲有桓文之舉又值甲申國變未有所屬故爲可望所制會舉事者立號西粵孫求封秦王不報遂啣恨自爲之脅所事黔之安龍所易龍爲龍爲陽人聚以虛名召號蠻長後忌定國粵西之役將甘心定國篡心益決定國伺其意乃自粵西精甲間關輦所事入滇孫知事洩急從黔整旅與定國合戰交水下可望大敗東歸經略因上書收滇黔滇黔平定國復跳噫師克在和古之明訓彼餘耳淮汜諸人其初協和舉事兵聲肆夏一旦星離相吞剝不旋踵爲人擒孫李之不成豈顧問哉則交水者二人成敗之關而一統驅除之資也然歟否歟道傍見紅果如硃砂大如

豆纂附小樹可二三尺大者扶蘇丈餘如貫珠瑟瑟綏綏野人云名救軍糧可度荒歲掇嘗之味殊甘又一物紫幹綠葉白花是爲土瓜掘地取之如魁鴨亦凶年穀也午抵馬龍州守楊天然年家子蜀長壽人爲言乃兄喬然以抗節死可望手憶予庚辰同譜二十年來運值滄桑零落殆盡今予亦衰白浪遊萬里言念前遊如夢爲之涕下戊申行烏龍箐板橋一帶傍山溪行微蹇產上關索嶺可及前嶺之半嶺頭柏大數十圍一根兩幹獵獵簸簸下有碑大書諸葛會盟於此年溪爲苔所蝕歲月不可辨兩將至廟貌陰森不堪久坐抵易龍雨大注霹靂異常已酉路如昨至羅峰古槐如巨蟒花盛開

將至楊林山盡下見平川約似交水傍涯村落亦稠土人經煨煉餘百有一存闌闌樓榭菑穡近克健兒馬廐是日書佐迂至皆是餓莩歇楊林驛復雨庚戌早陰行未數里雨復至板橋離省尚四十餘里行高阜遙望昆明池泯泯煜煜如白虹一道東山腰將抵省一望如長湖恍置身西南天外見彭蠡洞庭矣附郭戎菽黍麻皆如中州誠一都會也順治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也禹峰曰滇為黔受惡名久矣自關嶺以至一字孔凡五站路之險見前黔記中皆黔也徒者剪鏹附屐騎者鑿蹄受鐵中國人聞滇黔路畏之如虎抑知其全不關滇哉自平彝衛而西滇無譏焉此自黔入滇路爾爾他非所

敢知也地平行多水霑益之交水與嵩明之楊林皆如漢沔秋夏間是維樂土柰師初定道殣相望斗米至三金天子念遐荒離湯火盡出大軍所俘帑息用還天屬可謂明見萬里外矣維是大將軍屯戍飛輓東南金錢佐六詔庚癸之呼道路繼相屬然墟落烟寒膏腴為馬場長此安窮歷觀往事自漢武建元以後叛服不常李唐覆劔尤烈趙宋棄之大度河外元明相繼視為腹裏本朝踵而有之母亡矢遺鏃之費式廓萬里掩前烈矣雖然豈可不為長久之圖哉

出滇日記

予以庚子六月抵滇以辛丑三月辛亥去滇是日早

送弓箭啟行至歸化寺日將午同官李嵩岑崔修菴史
質輔家駿聞及胡都閫來餞半醺灑淚而別滿客趙張
三君再送之日將晡太守孔同知石通判張候我三十
里荒祠中大醉別如前年來老態逼人又性不耐離別
古人云并州故鄉又曰黯然銷魂非欺我矣抵板橋宿
壬子二兒始騫爲畱滇別去同江西弟祖述返昆陽抵
楊林途中遇暴客六人甚獍羽箭滿箠回旋良久向北
山而去此物以畜牧爲名徂商賈行李匪一日不爲所
攫已知之矣楊林周生諏同閩將軍張琮拉步至帝祠
作三絕癸丑與遠公同行道逢詔使始知春王正月丙
辰 天王崩戊午 太子立屈指殆兩月矣詔始到滇

宿易隆鎮即木密所荒寂破樓數間兵巡使者趙叔文
酒我破岑寂爲談 先帝升遐事念十八年宵旰一統
已集古未有如斯者也惜得滇黔詔書謙讓未頒爲遺
恨耳然實錄自在也甲寅行關嶺即前記諸葛丞相會
盟地古柏一株如四五蛇龍盤擎空際根大十餘圍右
有關帝祠林木陰森未及登叔文別是日宿馬隆州州
守楊天然握手契濶計去年六月過此今九閱月矣時
序迅駛萬里征塵丈夫以衰白之年浪遊天末不能建
節秉旄立功絕域爲兒曹笑何爲者哉作鼎湖詩二首
乙卯至三岔鋪南寧宰程封及曲靖守李率祖陸俞二
廳官來晤抵交水日尚午二麥垂穗天氣溫熱田家作

苦似中州是孫李戰處予集中有交水戰即此一統之關二子敗亡之喉也天以此感孫並感李矣爲張遠公作詩序守與予有舊遮留一日丙辰黃昏今皇登極詔至數日之中弔慶迭至薄海哀樂集於一時歇古廟中丁巳大風行空山中號號衰草紅花掩映想雲南命名與雲中同地勢高故多風抵白水茅屋如煤崗坐臥其中不能俯仰程伯建牙兵持赫蹏至白水索贈詩中云公有雲南集而無贈建詩後世讀公集者勿以爲公失此人哉壯哉伯建能料禹峰爲傳人乎爲作白水行戊午早發面日行自雲南起身凡晨皆面日則雲南在中國正西是日山始多始有樹苦竹山花蒙茸

馥郁下看溪箐在絕壑大率山皆下昨年自沅至貴自貴至雲無日不上地勢計之此三十餘站高低相去奚啻百千餘里高與長正等則夜郎以下皆入坤軸矣抵平彝衛日甫午草屋數間新經火後是日又作道中詩貽伯建十日巳未十五里有棹楔鐫滇南勝境滇地盡於此山始壯無山不石無石不樹樹皆拱把鮮輪困者陂陀甚遠愈趨愈下亂山鸚鵡叫架上者跳擲互答若有鄉關之念午抵一字孔黔驛始此丞逃去所憇草舍更破於前是日口占二詩辛酉行娥郎海子鋪山愈頑石愈弗類昔人謂黔山土堆糞壤誠非虛語雲南坡側尖刺漢狹不容咫兩旁下溪無際四面山頭童然雜出

不知幾千萬疑是鴻荒以前侯王將相塚墓中國難容造物者安置於此又巨靈不散擲此物於中原九州之內獨磊落於西南絕徼抑所以隔限華彝殆有深意後世聖人無故鑿開自擾之耳又黔山木不生草亦不茂山山鞮鞢砢礪渾砌若無隙地可以種田人何以生宜其為苗為獯為犵為烏白蠻自相君長不知有漢矣抵普安州守他出禦弁將守咸來謁十二天陰將作雨及午晴軟橋一路壁立萬仞如削鐵隔東澗牽馬而行立車上下視駭眙如入胥井更兇於昨日雲南坡至新興晡守備某送莖豆云定南舊部王為予知已歛歛良久道間輿夫談馬乃事甚悉馬乃在普安境土官龍吉

兆居之蹊鄰民田負租有司檄責之遂負寨以叛總督趙出兵符令馬寶閭鎮二帥擊之兩月潰寨出並其弟吉佐就擒正法於雲南先是二人畜亡命鈔略狙商旅椎埋為姦利時已久自 本朝開滇黔置吏稍戢今故智復萌遂不免於覆亡趙督此舉所全衆矣壬戌行江西坡兩雄並立與軟橋爭霸抵安南晤閩總戎談軍前舊事癸亥過盤江視鐵鎖橋山勢見予前記橋為趙公重修斧石栽橦凌空而起上架亭檻頗極人工予為作二絕付遊擊王官鐫石是日宿頂站為永寧州甲子與徐太寰飲言驛遞疲苦夜半驛使至牧如奴矣因憶昨盤江道上僵屍四枚皆走卒也云是暍死其實馬箠也

太寰者守國維父也泗州人先為史閣部裨將會鼎革絕意仕進胸多用世略遇當道輒昌言之亦鮮能用之者乙丑至關嶺先是予之滇宿關帝祠殘礫中茅屋數椽比來聚族而居有起色矣私念曰次日過嶺嶺以外無復山矣自一字孔以東關嶺以西數站皆天險也上突鬱藍下掘坑呀中國之隘曰蜀道曰孟門曰井陘方之於此未堪伯仲予前記悉之詳矣丙寅踰關嶺雞唱盥沐登山至馬跑泉尚暄曖抵安庄衛是為鎮寧州出山矣守備張汝德祥符武舉為訊故人張給事譙明云已物故張名文光戊辰進士先是國變甲申春予自山右抵輝縣流寇渡河上黨覃懷草木皆兵予與張傾蓋

共城遂成刎頸連轡避亂山東及鼎造公為錢塘令九年入為侍中予以順治十二年冬走長安再晤公旅邸歌哭交集旋別去予官衡州公亦出為池州副使海氛變公適以署臬篆得免今胡為而死且云其死或在金陵或在淮噫計予生平肝腑之交如譙明指不雙屈遂復不得再一把晤如青齊燕邸時良友零落知己略盡可勝悼哉突然四壁淺紅慘淡義王行宮也遙望四山便有隙地山如戰衄之兵轍亂旗靡紀律不整麓邊砌堤插稻埕如疊錦又如瓊浪掩映苗婦仲族髻插山蘭花襲人馬首丁卯雞鳴啟行安順守石崑圃郊迎道故至郡城晤總戎陳德執子姪禮甚恭憶及其尊人與予

有舊談河南前事先是崇禎末葉流寇血中原其先將軍名永福平寇甚久潁汝人多廟貌祠之守汴尤著暨河伯肆虐百萬葬魚腹竟無一人降賊者以故兩河間至今稱陳公父子云是日太守爲我刻關嶺詩戊辰宿雞場舖去大路二里在山坳中瓦屋數十間尚有子衿出謁太守送我至此不即去作寄題天台山詩黔中場即中州所云集與墟村民鬻有無不設垣茨五七日羣聚以爲常此處有猪場狗場皆以支干取名謂之神囂矣巳巳東方甫白行狹斜入孔道晨看天台寺在半天不再登昨日所寄詩即此也是日由平壩抵威清行兩站庚午入貴州時更番禁旅將至舊戍滇黔者及瓜當

代行旅戒途未即行每日赴藩臬諸君召是役也自三月二日以至入貴二十一日皆晴抵貴次日即雨雨且不止臬司山東王鏊能詩有奇氣予亦作詩酬之馬峰曰予以庚子六月過此之滇城內如荒郊比來甫期商旅稠疊填城郭矣羽林四旗駐者亦稍稍守其改前習說者皆歸功撫軍卞公云

自貴至鎮遠日記

三月丁丑早發至午憇隆里行凸凹中如平地矣由有關嶺諸地在胸中也詔使雜沓冠蓋相望宿茅舍兵子作主人雜布商而居不奈喧譁門前有小山古廟登之爲補遺云戊寅催夫朝食乃行行瓮城乾溪道中有兩

山夾壁石洞豁訝水從中出噴雪排浪跌成盤渦竟爲
一河霹靂喧填即近不聞人聲因思層山綿結水不能
出則又入山自尋孔穴突然湧出此天地血脉周流如
人身然若使有物限之不能入復不能出則山石成痞
塊水成壅滯何以成造物又思天下水皆東流惟滇水
向西自黔入滇一步高一步層疊而上幾於雲霄水性
就下折入西海故倒流耳水之東流非性也善下也宿
新添守禦掃菴間以待夜來大雨已卯泥甚又大兵更
番有司治塗多鏟砌石板上經雨凜淖馬蹄行膠漆中
又不知何來飛泉數股東西織錯十餘渡安順守曰雲
風貴雨有以哉抵黃絲又雨四月庚辰行雨水中至平

越夜復雷雨大作太守鄭巡道徐二君酒焉鄭先爲衛
輝別駕訊長沙舊守張調鼎起居爲言善飯有三男張
關東人卜居衛予昔戊子與此君共陳長沙患難交也
別來多歷年所聞鄭公言今昔之感滋予戚矣辛巳謁
張三丰祠吾鄉多三丰跡此其得道處石盆叢桂爽氣
颯颯孤峰突起城在山腰爲作二詩守云十里外有手
植四時桂大數圍花盛開未及觀壬午取徑黃平州山
絕險徒步數里以不在官路故險不著竟可伯仲關索
嶺江西坡等處宿打鐵關村嫫皆赤脚草履髮鬢如雲
甲申路愈險抵黃平州州初係衛萬曆末因播州亂改
爲州隸黔平川一望烟林茂鬱宿城隍祠在半山夜雨

如傾盆學官余夢鯉安陸人爲言予校楚時簡拔士多
所翔舉已顧落落僅博一瓊予曰何獨子不見舊使者
江漢先生乎士之遇不遇命也祠前多梓杏樹有黃鸝
榨油郎交鳴如見故鄉風土胡將軍茂禎以予告寓此
爲之盤桓見苗女遊城市身綴海貝椎髻頭邊傍手提
魚網市魚蝦城北東二山甚異一名鼓臺渾石上有神
祠有泉盛夏不涸可供千人土人避亂於此後爲寇殘
燬剛存舊址予曾一跨馬從石硤中登山腰斗絕不及
覽一名銅錠突然孤起如筆頭公但目之而已數日聞
守言大兵往來所需夫役千餘里正呼催甚亟又黃平
新開河渠轉黔餉至州則陸運山程險惡峻坂絕谿貯

倉中又恐紅腐追賅是慮驛站馬骨如陵西南民力如
此長此安窮日與胡將軍及孝廉張拱北飲高粱蘆筒
酒小醉陰雨連旬涔涔在漏天中畱凡十四日丁酉乃
發由小路雨新霽時夾石狹斜中倍苦往時將至興隆
三里有一泉突出山脚上面一片石黑如墨瑩者如脂
處處爲乳漿漬下孔中雷鬪下澆田阪禁旅新過行營
土竈羅溪岫守備秦傑越人素習儒爲予鐫飛雲洞記
者宿前署雙槐如故夏雞來巢無復向來鵲鷓存矣謂
去年五月予初過此時也戊戌發興隆兵新過萬馬踏
藉疊爲巨埒濁水因依土龍爲梗觀飛雲洞讀前碑至
偏橋午劉廣文三奇來晤劉夏邑人以諸土

不得志曩遇予潭州予爲介黔藩使者博一官
年矣當事亦未題授予笑謂古之署官不登除目傳少
略可數杜工部實嚴武署之亦未聞命下迄今人輒以
官名之止求人能重官耳至大將記室太守功曹皆得
自置豈必選人哉樓居爽塏眼界爲濶是處隸楚便有
霸氣水自黃平通沅近日爲裨將王可就疏鑿頗有成
効詳予記中巳亥至鎮遠過相見坡油榨關山石雷雨
新破填咽亦難行與張胡二將軍飲是日舊僕阿魁走

鎮遠州至沅日記

四月辛未辰舟行鎮遠橋下兩山夾水去如竹箭水清
泚可鑿毛髮如在激浦瀟湘間但多礮确耳可十里乃

遣役求亡奴午過清浪城對面見山額架屋數間百仞
上搖搖欲墜云是土苗避亂運黔米船滾滾而來風石
相觸間飽魚腹戈船下瀨時爲所碎水之爲利害矣壬
申過平溪見山寨甚銳石如笠孤起斗絕居人屋其上
舟子呼爲狗牙寨向來孫李竊據數十萬攻之不下兩
岼山勢色態各出癸酉甫午抵沅禹峰曰鎮遠下沅六
站陸行須五日計程纔三百五六十里水行曲折倍之
自高趨下舟甚駛行石上磊落砰訇雪浪軒翥林木皆
響至沅不過兩日耳故從鎮遠來者必由之灘之最
著鎮遠下則有大灘二王灘金坪灘清浪下橫石灘
刺灘平溪下王侯灘

五、灘是何灘至沅最險

又莫如王侯滿天星一
不可勝紀也
而上至黃平沅而下至常德由是而推當以是為率此
澧水也五溪之一通志以為五溪屬黔今半屬楚至會
同乃合故曰會同焉昔五溪蠻亂馬援征之即此也今
王師駐滇黔東南米運黃平省人力百倍然而運力艱
難間有一失則性命殉之如當事為久安之計流土布
置漢苗妥帖大兵永撤荒陬無事則五溪者存而不論
可也

讀史亭文集卷十終

